Vol, 2. No. 11 KUOWENWEEKLY, illustrated March 29, 1925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民國十四年三月
二十九日出版



中山移靈時協和醫院前之民衆

要目

KUOWEN WEEKLY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表

	一期	每月四期	每季十三期	半年廿五期	全年五十期
現款及兌票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五	五元

郵費代價作九五扣以半分至一角者爲限

郵費表

本埠一分二　分六　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本國及日本一分四　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五　角

郵會各國四分　一角六分　五角二分一　元二〻　〻元

廣告價目

地位	一期	四期	十二期
全面	二十元	六十四元	一百八十元
半面	十元	三十二元	九十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十六元	四十五元
六分之一	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元

- 底頁外面及論說封面照表加倍
- 封底面裏頁照表加半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及色紙價目每期加洋壹元
- 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報代備照收製版費
- 刊登廣告在十二期以上價目從廉臨時面議
-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費餘俟出版時收清
- 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
- 廣告文中西均可
- 在登載廣告期內奉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號
北京宣武門內松樹胡同三十七號
漢口洪春里二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清和坊三弄三十號及一弄五十三號

寄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分售處
上海　國聞通信社總社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及各大書坊
北京　國聞通信社
漢口　國聞通信社及各大書坊
廣州　光東書局　石經堂
濟南　齊魯書社
南昌　江南會館文元里內本報經理處
天津　華昌派報社及各書坊
南京　紅紙廊法政大學
蘇州　觀前街振新書社
常州　西瀛里義成莊吳子紹君
通州　翰墨林
揚州　校場街梅枝書局
蕪湖　蕪關中學文圭先先生
成都　絲棉街六十九號
開封　統一派報社
奉天　會文堂
鎮江　第六中學

科學儀器館

本館專售儀器文具二十餘年向為各界所贊許近自西洋各國運到各種精美文具及美術用品等甚多率皆價廉物美足供政界機關各大公司銀行寫字間及各學校之用國貨如油印用之印書器原紙臘紙鋼筆藥水油墨及膠水



漿糊打印水墨汁印泥等品均各界所必需者又上海總館自陰歷三月初一日起舉行文具大廉價賜顧諸君幸勿失之交臂也

總館　上海棋盤街

分館　奉天省城內鼓樓北
漢口英租界湖北街
西安省城南廣橋街
河南新鄉縣東關街

商標　註冊

國貨雙輪牌牙刷

上海雙輪牙刷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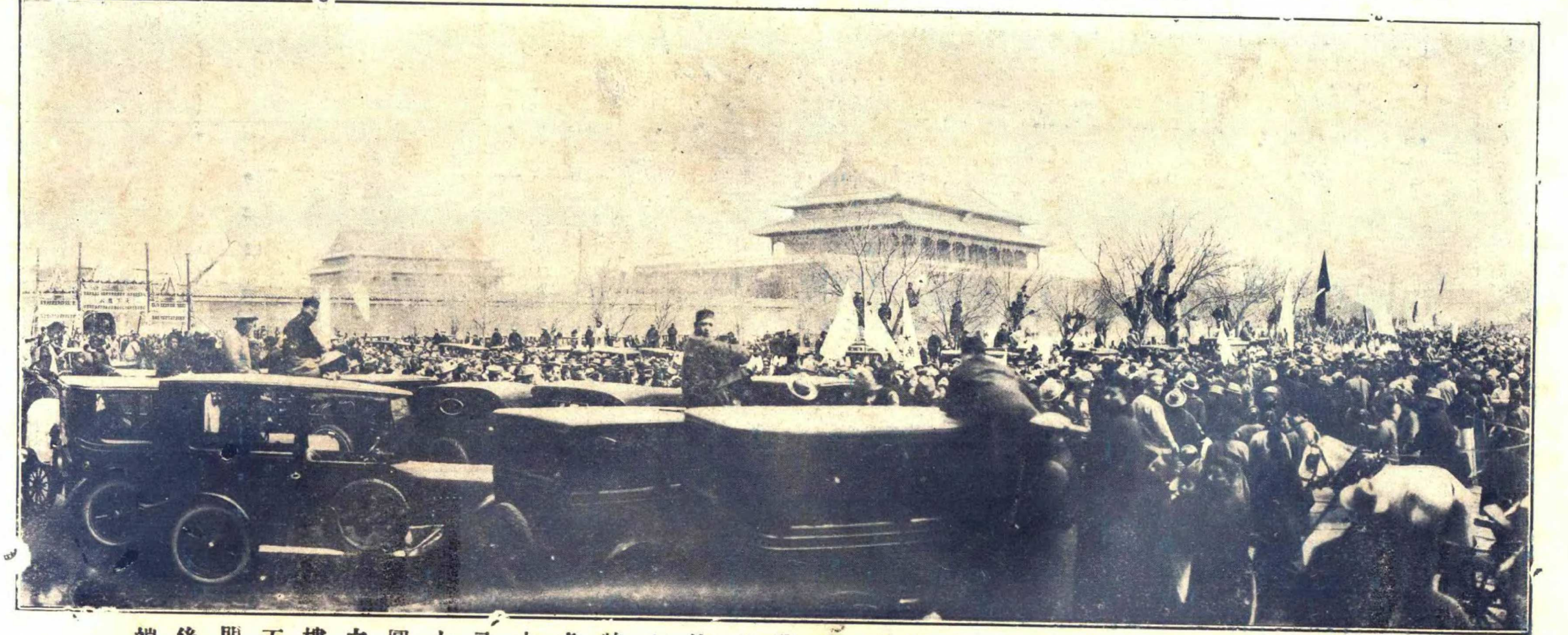
發行所廣西路先施公司後面德仁里二八八

製造廠小西門陸家浜迦陵橋北堍一一七

電話中央七一一八

電報掛號三六六〇

孫公中山移靈中央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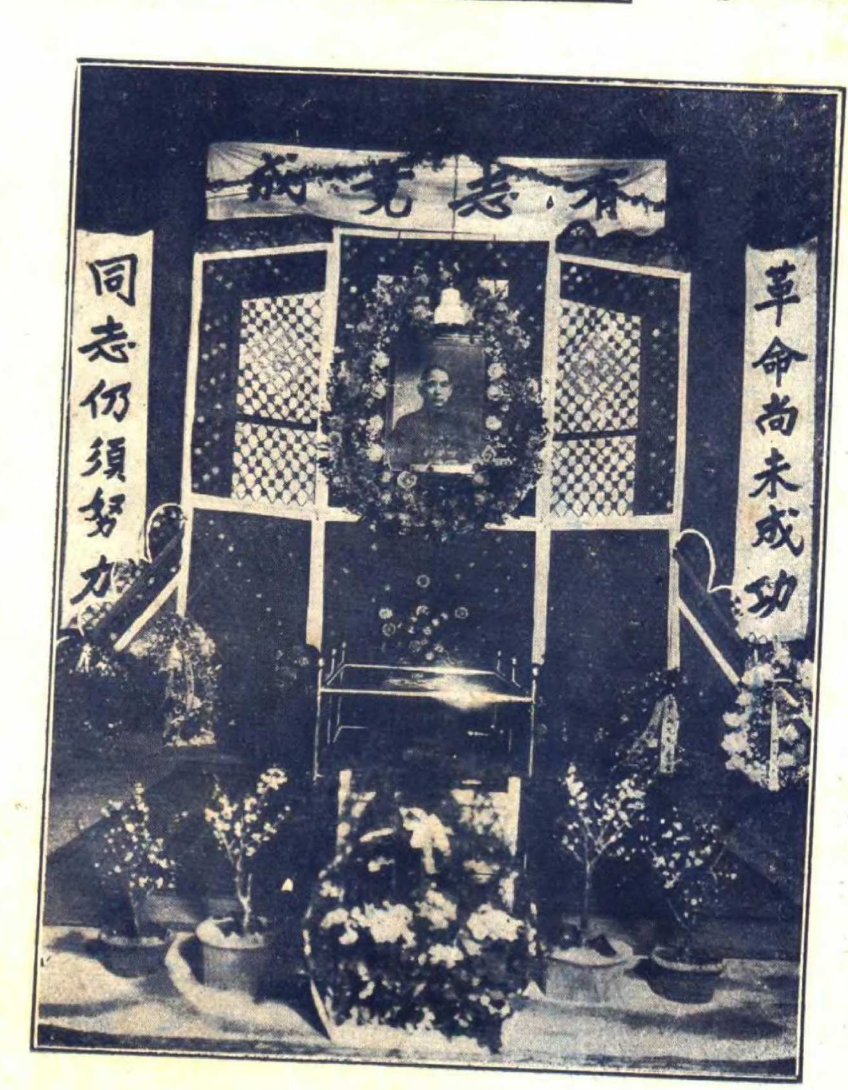


三月十九日中山靈柩由協和醫院移放中央公園大殿各機關團體及市民臨弔者塞途圖左紫牌樓處爲中央公園大門圖中之城樓爲天安門其後爲端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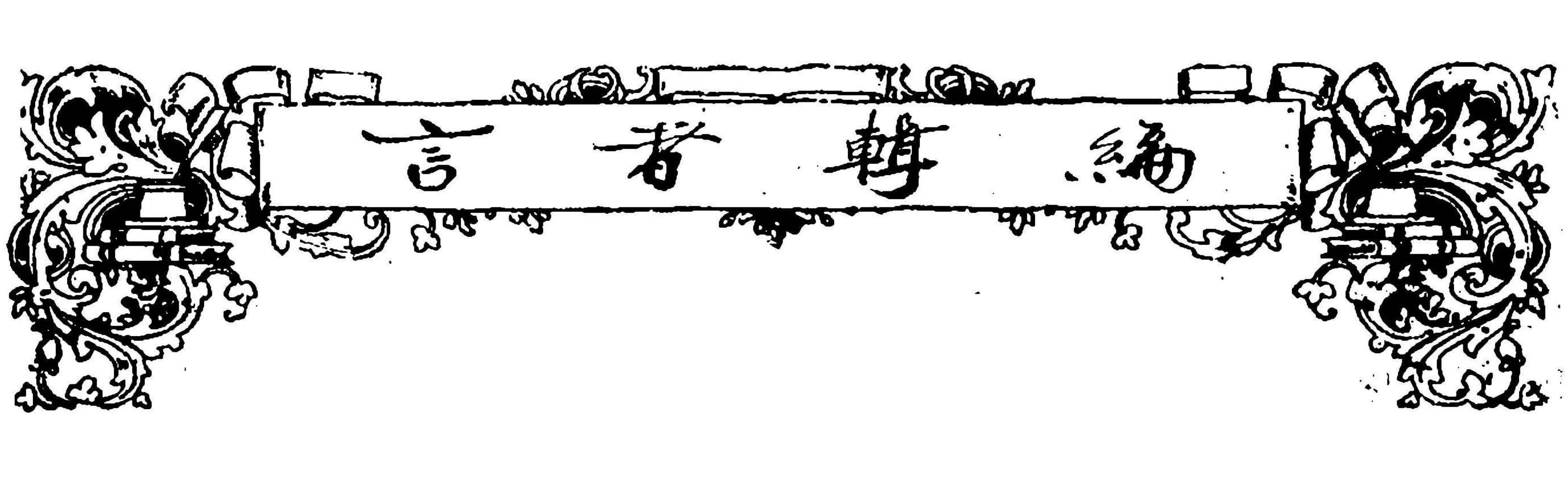
孫公中山移靈之前後



移靈前協和醫院禮堂之家禱禮



移靈後中央公園社稷壇大殿之靈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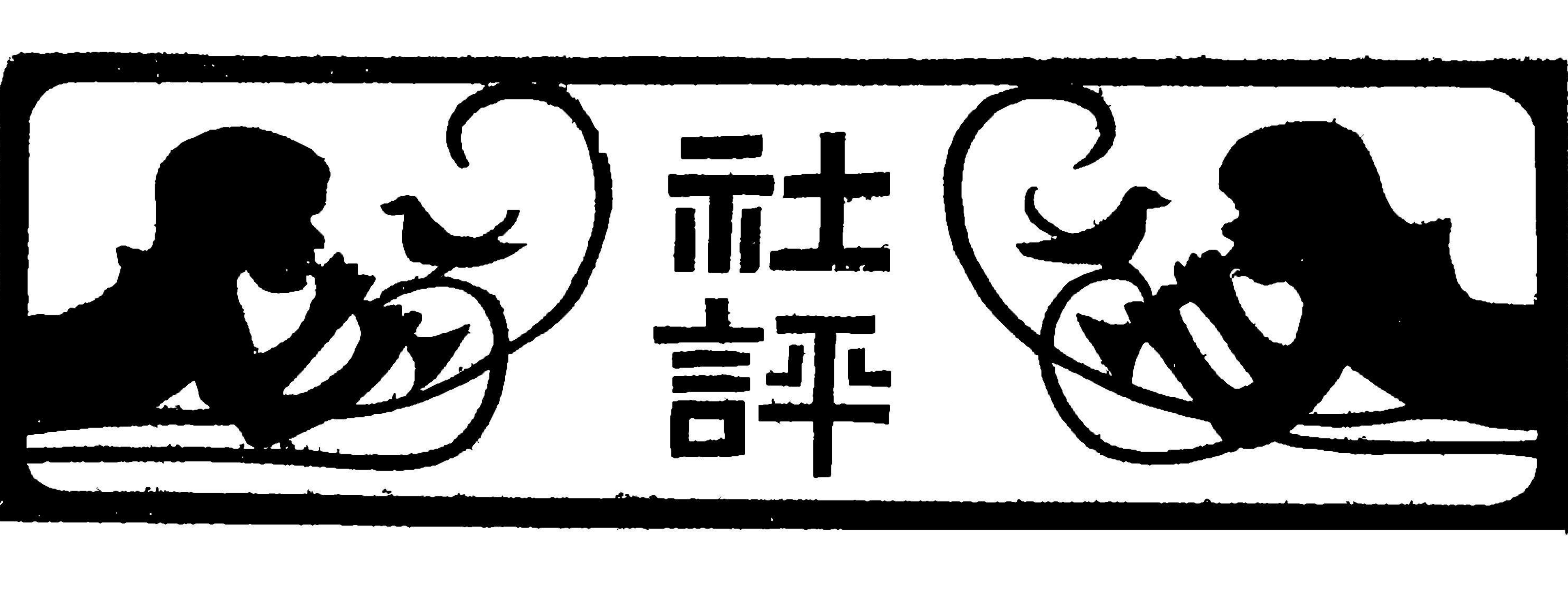
△本期覓有中山移柩中央公園時之照片多幀及中山之孫男孫女照片、製版列入、可留爲哀悼中山之紀念、敬仰中山者、祈注意之、

△亞洲之民族運動、有三大人傑、一爲我國之孫中山、二爲印度之甘地、三爲土耳其之基馬爾、本期蔡受百君所撰之新印度與甘地一篇、即紀述甘地之歷史及主義者也、我黃種人當讀之、

△列強對華外交、陽示親善、陰具深心、日本外交時報近著有列強對華之外交方針、揭歐美各強國對華外交之內幕、故其于日本對華外交政策、未肯自暴其短、而吾人閱此亦可想見異邦於我、莫不皆戴有假面具也、

△本期小說「決賭」爲俄國名小說家柴霍夫所著、描寫盡致、繆子君所撰之「丁少爺」一短篇、於紀實之中、更含有諷世之旨、閱者幸勿略之、

目錄



善後會議之成敗

善後會議。瞬息匝月。懷疑之聲。囂然耳鼓。吾人爲忠恕平實之論斷。則以爲謂尚無成就則可。謂業已完全失敗。尙未可也。善後會議所以迄今尚無成就。其原因何在。其責任又誰負乎。吾人細數原委。可歸綜於以下兩端。

(一)前提未曾確立也。　善後會議之前提云何。即停止戰爭狀態是已。蓋必經過破壞之「後」。收拾者從而「善」之。乃可稱爲善後。若破壞狀態尚未終了。或正在破壞進行之中。試問將從何而善。亦何後可善。猶之洪水泛濫。必待水退潮平。重謀生聚。則可謂之水災善後。祝融肆虐。必待烽烟熸滅。從事安集。則可謂之火災善後。若在水深火熱之中。披髮攖救之不暇。而何善後之足云。今之善後會議。當直系初倒之時。討賄將領。同仇敵愾。宇內混一。亟圖休養建樹。洵不失爲召集善後會議之良機。孰意江浙風雲再度惡化。河南問題。中州稱兵。此固當局者所不及料。然而不能不謂爲有大打擊於善後會議之前提也。蓋善後會議者。本因戰爭狀態業已終了。各方派遣代表。從事於和平建設之進行。故廢督裁兵等等。均不妨爲會議中之重要議題。猶之歐戰甫終。協約各國。會於巴黎。裁減軍備計劃。當然爲應有提案之一種。苟使會議期中。戰星再爆。則英法各國除撤回代表。從事再戰以外。無他道矣。何則。凡所謂和平會議。善後會議者。乃戰爭停止以後之會議。而非力能停止戰爭之會議也。今我國善後會議在開會期中。戰爭再起。則所以召集善後會議之前提。完全打破。其無成就。乃意中事。而或者欲以善後會議祈禱戰神之息怒。甚或欲以一紙議決。號令停戰。嗚呼。豈以善後會議之議決書。有靈符神咒之權威乎。否則。曷一思善後會議之會員諸公。盡不過今日稱兵者之差官而已。夫以差官一旦假善後會議之靈。而欲號令其上峯。不亦滑稽放誕之尤乎。是可見善後會議之前提既經打破。則善後會議之無所成就。乃無足責。即有所責。亦當不在善後會議本身矣。

(二)手段與目的不盡相應也。　善後會議之重要任務。除制定國民會議條例以外。復有議決軍事與財政之兩項。意在以劃分國省兩稅。議決裁兵廢督之責。加諸善後會議之身。識者固常評之。謂此兩事。儘可包括於將來憲法之中。讓諸未來國民會議議決。而無俟善後會議之越俎也。然在政府之意。固尚可謂裁兵廢督。有關實力派之本身利害。須實力派自身承認。方能有效。若僅由國民會議。以憲法規定。誠恐一紙空文。效等於零。不覯夫十二年之憲法。何嘗無國有稅項之劃分。何嘗無兵費數額之限定。然而毫無影響於實際者。無他。未得掌兵者之承認耳。

故集合實力派以會議廢督裁兵。尚不失爲更踏實一步之辦法。然目的既係如是。則所取手段必集實力派或至少眞足以代表實力派之人物。使議此案方有貫澈此目的之希望。今善後會議之代表。除一部份名流政客。毫無實力可言外。其他大半爲實力派之代表。而非實力派之本身。而此代表者。大部份又未必眞能代表其背後之實力派。則欲使之議決與實力派有本身利害關係之問題。宜其推諉因循。不負責任矣。是則善後會議之無成就。非目標之誤。而係手段之差耳。

由上言之。財政軍事兩案。既已無法議決。即議決亦不能實行。不如任其議而不決。猶可作後來之考鏡。而以後善後會議之事業。惟當專志於國民會議條例之制成。則雖一半失敗。猶不失爲一半成功矣。（天生）

收拾時局與環境

自直系政府崩倒。天下咸矚目於段氏一人之身。期段出負收拾時局之任。是時實力派之張作霖馮玉祥。翟實同抱此心理。即段自身與其左右。亦未嘗不以此自許。

三方既共同抱此目標。宜若事可爲矣。而乃不然。段入京已四閱月。此時國內政情。較勝於四月以前者爲何。各省安寗秩序。究愈於四月以前者爲何。恐除有一『徒負虛名』之善後會議而外。其紊亂之質量。未嘗有所增減。粵東之戰。胡憨之爭。政府固未能使之停息。廣西之唐范所部。四川之楊賴軍隊。醞釀衝突。政府亦固無由而消弭之。國內狀況。歷久無退步。曩之抱樂觀者。至是亦不免微露其唏噓之態。是懷抱杞憂者。當不獨政府以內之人物。

顧政情之不能改進。非盡由於政府措置之不當。其最大原因。仍在環境之不良。政府既日爲惡劣之環境所包圍。辦事不免多所顧忌。雖欲爲善。亦輒感能力不及之苦。他者姑不論。試觀國內各派別。但有增而無減。爆烈難易之程度。亦今勝於昔。政府平日惟於敷衍疏通中過生活。焉有能力以實現收拾時局之計劃。夫自戰亂以還。奉天勢力。固已雄飛突進。而國民軍系之馮胡孫。沆瀣一氣。增厚實力。頗有與奉對抗之勢。此外直系殘餘之鄂蕭浙孫閩周。自號聯治派之滇唐湘趙。儼爲國內實力派之四大幹。平時整軍經武。招兵儲械。不遺餘力。政府雖有令禁止招兵。然乃禁者自禁。招者自招。直軍如師旅名目。經由明令裁撤。而率皆歸併入奉馮各師旅。如陳文釗仍統十四師。王爲蔚仍率廿四師。現皆隸胡景翼部。政府不能過問。軍閥無覺悟。以造成此惡劣之環境。恐任何人主持國政。亦將難得善果也。

政府所召集之善後會議。當初頗有人希冀於此會議中。將糾紛最甚之軍政財政。爲相當之決定。而自開會以來。非但結果毫無。且形勢亦然大變。各會員固意見紛歧。且對於軍政財政兩案。每有不願議及之慨。政府方面似亦知軍政財政議案。不易有決定。即經大會通過。而能否強各省以必從。尤屬不可知。故其主旨似僅在國民代表會議條例之通過。觀於最近段氏在私邸召集重要會員之談話而可知。於是向之抱大願望於善後會議者。至是頓覺其失望。其實善後會議之不能有結果。不必待今日而始知。國內實力派方競尚戰備。互相猜疑。焉能望其於軍政各案在會議中開誠討論。且各實力派之代表。僅不過帳下之二三等人物。此種人物。對於本軍事務。不敢有何主張。亦不敢有何承諾。會議即令照政府提案全國陸軍定爲五十師。各實力派未必有願首倡裁遣軍隊之人。是軍政議案之通過與否。在事實上可謂無多差別。軍政案既不能實行。與軍政相關聯之財政。亦無由而整理。原來軍財兩政之糾紛。依然如故。蓋

當此實力派未能覺悟之際。政府力量復不足以命令一切。雖欲有所展佈。而終為環境所迫。無從實施。收拾時局。豈尙易言哉。

夫以政府基礎脆薄之如今日。實力派專暴之如今日。人民政治能力低微之如今日。能維持現狀。亦已覺其非易。遑論收拾與改造。然國內政情。非必長此紊亂。其惟一關鍵。厥為改造環境。蓋時人所認為收拾時局之阻礙物者。軍閥耳。主權所屬之國民。則不可不自努力。為改造環境之準備。待時機成熟。即以民衆之力。變易軍閥之地位與環境。或足使將來之收拾時局者。不至再蹈今日之覆轍乎。

(誠夫)

唐繼堯其何以自處

報載因中山逝世。唐繼堯已於三月十八日就副元帥之職。此種消息。純為傳聞。以吾人判斷。要為不確。而其意味殊可尋繹。

唐與中山之感情。自唐再度返滇。隔閡甚深。數年以來。中山奮身革命事業。再仆再起。唐未嘗有所助力也。且中山所部范石生輩與唐仇怨頗深。幾處敵對地位。歷來西南團體之未能發展。北伐之未能成功。陳炯明之叛變。為致命傷。唐繼堯之不能隨孫以合作。要亦不失為一因。及曹錕賄選事起。舉國譁然。討賊之聲。遍於四方。孫段張成三角之盟。斯時西南有識之士。憬然於非團結之不足以圖強。因有孔庚但懋辛輩奔走滇粵之間。聯結孫唐感情。是時以孔但之獻議。以副元帥畀唐。中山且有正式電文。請唐就職。徵聞爾時唐且表示就職。且編成十軍。大張會師武漢之幟。不意日日言出師。而迄曹錕之倒。滇省未有一兵一卒之助。凡此種種。未可全為唐罪。蓋滇省僻處邊陲。交通阻隔。自保有餘。欲以餘力與聞外事。則行動既嫌滯遲。能力或有未逮。即以會師武漢一語而論。自黔邊以至宜昌。為程達二千餘里。且純係山嶺險阻難行。而自宜昌以達武漢。又若千里。以故即使唐真有出兵之舉。而人且得以逸待勞。成敗之數。實難斷言。

夫滇省為地勢所限既如此。故其在國內政治上之關係。遠不如腹地諸省之重。且消息不通。於外間形勢。每多隔閡。易為二三政客所欺蒙。如反對賄選之役。唐氏一面通電聲討。一面則唐氏運動副座之聲。遍於京滬。無論是否出於唐氏自己之意旨。而其為人所欺蒙。不明外間形勢。殆莫能諱。況自命為唐之代表。以奔走四方者。又不知其若干人也。故唐而稍能自明其所處地位者。則非萬不得已。如賄選事件之辱及國家體面者。維當謹守其小範圍。勵精圖治。以使雲南一隅人民。得以安民樂業。倘慾望過奢。野心過大。不戢將召自焚之慘而已。

唐氏副元帥名義之由來。已如上述。則討賊告成。名義已無存在餘地。矧中山自去歲離粵來滬。即一再聲明以平民資格。為國民爭主權。以求政治上之解決。其廣東軍事之未能完全收束。大元帥名義之交胡漢民暫代。良以陳黨餘衆。尙在蠢動。而以廣東軍旅之複雜。更不可以無較大之名義以為統率。故使中國無突起之叛變者。廣東軍事。純為對陳。使正式政府有成立之日。粵事有正當之解決。粵省組織。即可取消。而唐又何為者。唐於陳炯明。且日日標榜聯治。與陳炯明相提攜。對陳之說。既不可通。況段氏就職之前。唐曾有函電擁護執政府。則更無另樹名目。以為對抗之理。然則唐之就副元帥職。果胡為耶。

中山逝世後。頗有人思承襲其勢力。以自豪於西南者。唐氏是否有此野心。吾人未敢斷言。而在中山抱病京都之際。即有唐繼堯將繼任國民黨總理之傳言。今中山逝世。又來唐氏就副元帥職之風說。則唐氏左右。必有挾唐自重。以製作此種空氣。有可斷言。然為唐氏利害計。則中山之遺

産。爲無人可以承襲。唐氏果有覺悟。惟當損棄夙嫌。以與中山部下爲兄弟之好。以共圖西南之澄清。否則毋論斷非唐氏聽力所及。即中山部下亦無肯相從之理。又豈唐氏之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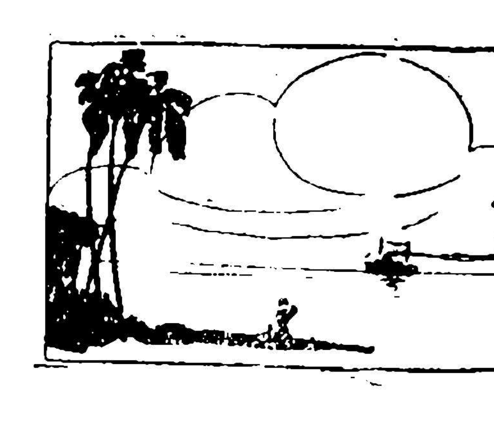
雖然。唐氏侵桂之師。方在猛晉。用意何在。誠非吾人所能索解。粵以陳氏叛孫。致稱數年混戰不定之局。今陳逃林敗。戰事或有結束之望。而唐又入桂林以窺粵邊。以稱粵省二次混戰之根源。粵省固又將再遭災刼。唐氏之利。又何在耶。在吾人爲唐氏着想。惟有內圖滇黔兩省之自治。外促正式政府之成立。復聯粵桂川湘諸省。以爲守望之助。斯計之上。若標榜「聯省自治」。而謀「併省獨治」。則前事可鑒。誠有非吾人所可設想者矣。

（愼　予）

●錯了

心冷

在第八期本報上面。我寫了一段「銀幕談片」。將賈克哥根的「爹爹」纏錯了變成「長脚爹爹」。直到上星期日到愛普廬去看 Corneres 時。買了一本影戲春秋。纔發現了我的錯誤。所以我一方向蔓蒂薛茀道歉。因爲我將伊的「長脚爹爹」借給了賈克做「爹爹」。也不知伊心裏如何。一方面我又要問「愛影」君道謝他指點我的錯誤。



列強對華之外交方針

日本外交時報
心君譯

中國時局情形、與日本之對華政策。至有關係。惟日本方面。向來有兩種不同之主張。其一主張宜先觀察隣國(指中國)之時局形勢。然後順應其趨勢、而決定日本對付之方策。所謂臨機應變之政策是也。其一主張宜先確定對華之根本政策。然後持之以為隣邦統一之目標。所謂『海上燈塔』政策是也。在臨機應變之政策中。首重中國表面發展之各種事實。以及台上人物之勢力消長。資以採決對華之方針、此種辦法。吾人終嫌其過於重視一時的經過。深慮其不能透徹日本國家政策之骨髓。因是之故。吾人始終主張不如自身先行確定根本策。然後持此根本策為掖導鄰國時局目標之為愈也。

日本對華政策。固已定有抽象的意義之方針。政府當局亦常言決不常使搖動。然至實際。每因隣國政局之轉變。而不免發生政策之游移。此固世人所周知之事。比年以來。有識之士。屢唱對華國策之確立。然朝野政客所執之論調。大都不能離開臨時應變之方式。以致日本每事陷於他動。甚至望英美之後塵而拜。

雖然。吾人之意、又非謂閉目塞聽不問事狀、而為閉門造車之決策也。吾人一面不慊於臨時應變之政策。一面亦不提倡主觀的國策論。惟欲調和此兩種政策、而使之同時並進耳。

中國時局於表面上。雖時存變化進轉。然於實質上究仍無大出入。且吾人敢聲明在一定程度內。決無鉅大之變化、此次段合肥出山。本欲遵守其預定之辦法。至今能否完成其前後之使命。姑置勿論。而現在第一感受困難者。即在財政問題、當日各報嘗宣傳與某國商量借款。與某國又有協商。其事眞偽無足論。惟可以見中國需要鉅款之迫切矣。

日本對於中國之統一。不惜以滿腔同情援助之。所幸此次中國時局之發展。尚不甚惡。段氏亦頗足繫內外人士之信望。而日本尤宜率先研究如何邀同各國援助中國之方。甚至即以日本一國。亦不辭以鉅款供給中國。以為安定時局之需。雖然。此事非僅中日兩國之關係。實含有許多錯綜複雜之問題。故段執政於擬定收拾時局方法之時。不可不於此點三致意也。

中國果能以自力解決各重要問題。如財政問題等則何幸如之。惟是吾人終不敢樂觀。加以各國之中。有抱功利主義者。有懷野心大欲者。當其出應中國之借款。必挾有特別條件。以相劫制。且自中國現時情形論之。政治借款。除由四國銀行團。又無他徑可求。然中國對於該銀行團。尚未

承認。恐今後縱欲向彼啓齒。亦有難能。縱使各國不堅持四國銀團之說。而倣當日袁世凱初就任大總統時之例。取特別善後借款之形式。然此項借款。除英美日法四國外又無他國可以承担。且四國之意圖。是否能合於一致、亦屬疑問。而各國欲乘此機會。以達其對華之計劃。能否各各如願以償。此均不能不預籌及之。

率直言之。吾人所憂慮者。中國苟欲借款。各國必先要求整理中國之財政。甚至一轉而爲具體的財政監督案。再轉而爲管理中國鐵路案。果如是。則共管財政之機。恐將由此開端。然日本對於各國此種方策。必極力反對。如去年臨城事件。英國鼓吹共管中國鐵路。當時日本曾斷然否認。由此可以見日本之處地矣。

從來英美人長於謀利。今後英美人將如何發揮其豹變之本能。此時尚難逆睹。然自華盛頓會議以來。英美人對於中國之觀察。大行變化。今且不但包藏侮蔑壓迫之心理。表面上對於段氏雖秋波微送。其對於中國情形。仍徬徨無主。縱令段氏借款。不加反對。然亦必提出嚴酷之交換條件。由此觀之。北京新政府借款一舉。似未必易於成立。且反恐將惹起國際問題也。

吾人茲欲再進一步。研究英美人對於中國。究竟存何欲望。惟此所謂英美人者。非必指英美政府。而凡僑寓中國。及與中國有特殊利害關係之英美人。皆含在內。且此等英美人之意圖與欲望。於事實上皆反映於倫敦華盛頓政府。而足以影響其本國對華之政策。

茲先說明英國人方面之志望。英國人對於中國之欲念。大體不外求保全長江流域之特殊地位。而使其勢力爲更進之發展。換言之。英國欲以中國中部最富庶之長江流域。爲其永久之外府。故始終欲保持該地域。維護其勢力。當歐戰方始之時。英國人在該地之勢力。雖未變更。而不無稍殺。且其他方面之光彩。亦不如昔日之輝皇。日本商業勢力。遂因此而爲自然之伸張。於是英國人極不願意。陰與美國人相呼應。極力煽動中國人在巴黎華盛頓等處牽制日本之政策。比年以來中國排日運動。皆不外由此作用。而日本國民尚謳歌華盛頓會議之光榮。猶不自知落人之陷穽也。

英國人之意圖既如斯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極力擁護中國之中心大勢力。同時利用其勢力。以恢復其長江一帶戰前之地盤。使之再行發展。其目標處卽在先行維持吳佩孚勢力。更欲使之擴大。以便其私圖。此種事實。今日業已了然矣。如當年皖直戰爭後。英國駐華公使。提議援助吳佩孚辦法。想閱者尚能記憶。其後仍擁護吳佩孚之權勢。吳佩孚所謂以長江聯盟爲後勁。而號令全中國。此非有英國人爲背景之現象歟。易詞言之。吳佩孚素恃有英國之後援。而保持其勢力。英國則於擁護吳佩孚勢力之下。而確保其長江一帶之地盤。以更擴張甚勢力。此中消息。適值此次政變而暴露其端。

閱者諸君其知吳佩孚此次於山海關蹉跌之後。身陷進退維谷之境遇。尚能率其衛隊。浮海而南。更昂然入長江。過南京武昌。旋歸洛陽。此種事實。究竟有何作用乎。其中實含有理外之理。此可以將徐樹錚不能滯留上海之事實。比較觀之。不難於其中察其機微矣。吾人既敢如孫文斷言吳佩孚與英國有密約之關係。然猶不敢論斷英國是否欲始終援助吳佩孚。又如近日世上所傳聞之武漢聯盟。卽聯絡長江一帶直系勢力。而與北京政府相對抗。吾人亦不欲揣摩其間是否夾雜英國人之謀略。特可指出英國人與吳佩孚私相結納。以長江一帶爲其舞台之途徑矣。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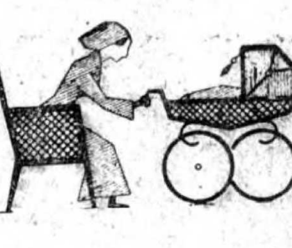
國一面注視吳佩孚派之再起。一面又屬目北京新政局之發展。將來究如何籌劃其對華政策實不無研究之價值也。

次論中美之關係。今日世人對英美多以一口令稱之。吾人於便宜上偶一沿用此習慣然精密論之。英美間亦有競爭暗鬥之事。爲二者利害背馳之處。亦殊不少。蓋英美對於世界政策。隨時隨地。多不能一致。至英國比年以來之親美傾向。本出於欲自療其創痍。所謂容忍政策是也。前次英國之廢棄日英同盟。亦正爲此。然一旦涉及中國問題。則兩國之步調。又必一致。蓋欲長使中國供其獵場之用。不免視日本勢力爲共同之仇敵。英國出此態度。是否爲英國之利益。固是另一問題之事。而同時英美兩國之策動。亦互相提携。協力一致。世人統稱英美。自無足異。

美國在中國自屬英國人之後進。故不能如英國之在長江一帶。擁有特殊的地盤。亦不能在上海香港威海衞等處插足得一席地。即其餘如鐵路利權。亦未能成固定具體化。故英美二國。終非可以同日語也。然美國於中國。仍然恣所欲爲。雖在中國無既成勢力可言。而到處橫衝直撞。使人不可捉摸。故美國在中國惟以打破既成事實既成勢力及既定條約爲宗旨。就此趨勢。更推演之」與英國之利害。自亦不免發生衝突。惟因有日本在。故仍能維繫一時。而於外表。採取協調之姿勢。

吾人如斯觀察。雖似甚苛。然決非惡意之聲。亦美國人亦當首肯。至所有僑寓中國之美國人。無論其爲官吏商人。若對於中國有所營謀。不惜用盡機會。煽揚中國民論。操縱中國有權勢之人。以擱阻日本之對華活動。致日本對華軌道上發生障碍物。如前月突然死亡之駐華代理公使柏盧君。亦妨碍日本政策之健將。又最近由極東局長升爲國務次官之麥克茂黎君。從前曾在北京東京美國公使館供職。頗有熟識中國事情之名。前此美國駐華公使狹曼君。轉任駐日本公使時。聞麥君對於駐華公使之後任。曾以毛遂自薦。然由美國現時情形言之。無論何人爲駐華公使。當其運用極東政策時。必與英國一致。使日本遠離中國。以便自固其國家之利益。此殆可視爲美國之不變方略也。適值此時。世上散佈流言。謂美國欲應中國借款。又謂美國對於中國財政之前途。將採用杜威斯方案云云。此種風傳未必與麥君就任國務次卿有直接簡接之關係。不過中國方面之策士。以美國爲背景者所宜傳耳。雖然。美國從來出處行動。多出國際常徑之外。如往昔對華借款團。每易拘束中國之主權。遂主張美國退出借款團。然未幾美國又提倡組織新借款團。由此觀之。美國方針。固極自由自在也。美國進亦爲自國之利益。退亦爲自國之便宜。其前後矛盾處。祇可以其正義人道主義抵消之耳。美國當局業已向中國要求承認費特拉爾無綫電契約。今後美國對華之態度。必更自由無疑矣。

記者按日人此文。對於英美在華舉動之批評。可謂極中肯綮。惜乎對於其自國對華之欲望。未能自爲寫照。吾人以爲日本近來對華之態度。不可不謂爲確有許多改善之處。然日本所以改善對華之關係。正因有英美各國之嚴重監視。否則如歐戰期中各國不暇東顧之時。二十一條即不難相繼迭來矣。於此益可見今日中國之生命。確寄存於列强均勢互相牽掣之下。苟不乘時振作。以自力打破列强之環伺。而惟以互相監視爲可以苟存姑息。則一旦均勢破壞之日。即我國國命殆亡之時。願我國人其及早念諸。



新印度與甘地

蔡受百

近年來因各地實業商務及金融方面。皆有非常之發展。各民族接觸之機會日增。人民之思想。因此有極大之變遷。如所謂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女權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種種新起之宗教。皆近代新思想之結果也。最可注意者。數千百萬之印度人民。皆深受此種新思想之陶鎔。結果遂發生所謂新印度之國民運動而倡導此種運動者則名震一時之甘地（M. K. Gandhi）也。

甘地之名傳遍世界。印度詩人太戈爾嘗呼之為聖雄（Mahatma）。自是人遂稱之為聖雄甘地。尊為自釋迦牟尼以後印度之第一偉人。其所以受人民之崇拜。至於如此者。實由於其人格之偉大。彼能不持寸鐵。純藉堅強之意志。感動數千百萬之人民。無智無愚。皆惟彼之言是聽。彼能純恃正義及人道。不舉一臂作抵抗之表示。而能鼓勵人民。以推翻實力強盛數十倍之征服者。彼能領導人民。棄絕西方之機械文明。返於其原有之簡單生活。彼能憑一己之人格及堅強之毅力。掃除印度種種相傳之固陋風俗。調和互相水火之印度教及回回教。彼對於脫離英人勢力所用之方法。不恃感情。而恃理性。不憑武力。而憑性靈。歷來世界各國無數救國之英雄義士。與甘地相較。皆覺擬不于倫。有人謂甘地之行為。直可追踪二千年前之基督耶穌。其受人推崇如此。洵不媿為印度之第一偉人也



甘地

甘地于一八六九年。生于印度西北部一名喚玻朋達(Porbandar)之小邦中。乃古耶拉替印度教徒（Gujarati Hindu）。其家世屬於商人階級。故頗富有。其父為印度某縣之行政官吏。其母奉正統派印度教甚篤。甘地之思想。得自其母者較多。甘地之形體瘦小羸弱。面容憔悴。雙目如醉。下頦及前額皆不廣闊。近年則更磨去一切服裝。科頭跣足。望之如一乞丐。十二齡時結婚。彼雖反對早婚甚力。而自述其結婚生活極為美滿愉快。十九齡時。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習法律。在該地勾留約三年。在此時期。其所經歷者。純為少年放蕩之生活。習演說法文及音樂跳舞。並講求修飾。刻意求成一所謂英國之紳士。是時之甘地。乃社會交際場中之俊士。而非一般人民心目中之救世者也。

數年後甘地覺此種生活實無意味。遂向其母宣誓。此後永不近醇酒婦

人。且斷絕肉食。自是長日惟知勤苦工作。與前判若二人。生活極爲簡單。一切飲食。大都係親自烹調。常以本國手織之粗布爲衣服。于一八九一年歸國。在孟買就律師之職。進款甚豐。于一八九三年。應南非洲印度僑民之請。赴那托爾（Natal 英屬南非之一省）代彼等向政府陳訴。其時南非洲政府下令禁止有色人種入境。并定種種不平等法律。甘地辯論結果勝利。自是其境遇益優。進款愈豐。浸成爲一富翁。但後彼漸厭棄此種生活。遂奔走各地。以從事于社會運動。一八九九年南非戰爭爆發。甘地組織印度紅十字隊。赴戰地施救。一九〇六年。那托爾土民叛亂。彼組織救傷隊。工作備極辛勞。歐戰後。彼之社會運動事業又進一步。發起所謂全印度自治協會(Swaraj Sabha)。于一九二〇年奈晉爾印度國民議會開會。因甘地之動議。採用不合作運動(Mon-Co-Oporation Movement)。拒絕一切英國之稱號、爵位、傭僱、學校教育、及物品商貨。印度與英政府之無形戰爭。自此開始。

甘地曾於一九二一年。發表一宣言。其中有一段。解釋其不合作主義曰。

所謂不合作者。無他。不過一種犧牲自身之訓練耳。吾深信凡一國家能作無限度之犧牲者。必能提高其國際地位。至於無限度。其犧牲愈純潔。則進步愈迅速。今日無論男女老幼。皆當下一決心。作極純潔之犧牲。則國家前途。方有光明之一日。故今日實一極好之試驗吾輩犧牲能力强弱之時機也。

未知今日國人對於犧牲行爲。果已覺其不可緩否。若有此種覺悟。則當棄絕日本之絲織品。英國之棉布。法國之粧飾品。而以本國手織之布代之。若國人能拒用外國布。自願用粗劣之本國布。則由此可證明彼等確有魄力意志。以及合作犧牲諸美德。如此則尚有何顧望不能遂者。但欲達此目的。不能純藉精神與意志。即可望其成功。其人縱有極偉大之能力與信心。亦無能爲。必須有新產品。與適當之分配制度方可。即凡爲女子者。當勤苦紡織。爲男子者。當將此產品誠心分配之。惟有此決心。則不合作主義。方能成立。國人方能解脫一切束縛。求得其自由之生活也。

總之甘地對其國人所要求者。爲放棄現代文明習尚。返於原有之儉樸生活。一切衣食。皆不仰助於外人。印度人民。對其言論頗有傾聽之者。惟此種舉動。與經濟學理是否相合。尚爲一疑問。英國經濟學者康伯勞氏(Conbrough)嘗謂甘地之不合作主義。以經濟的眼光觀察之。實於印度有弊無利。抵制英貨之結果。將使消費者直接受其惡劣之影響。物價將不得不上漲。貨幣價值將大落。印度將益陷於貧困之境云。

於一九二一年九月。甘地因被認爲於英政府有叛逆舉動。而被逮。尋復釋出。自此彼漸有由政治而傾向宗教之趨勢。甘地乃一嚴格之禁慾主義者。印人對於其宗教及倫理思想。較其經濟及政治方面之意見。尤爲注意。嘗有人尊之爲印度之先知。甘地近發表其宗教方面之信條。約有四端。(一)信奉吠陀、優波尼塞曇、富蘭那及一切印度之經書。故亦信化身及再化身之說。(二)信保護母牛爲吾人之責任。但較普通人民所抱之態度更深一層。(三)對於耶教聖經、可蘭經、羅斯德教聖經、以及其他經書。皆視爲與吠陀有相等之價值。無所軒輊。(四)不反對偶像之崇拜。

甘地雖以雙手掀起印度之狂瀾。與英政府相抗。甚至與西方之物質文明宣戰。但極端反對用暴力。爲達此目的之方法。彼謂印度歷來在世界之榮光。由于採用非暴力主義。今若採用暴力。爲奮鬥之武器。則已得之

榮譽將復失去。彼謂

若印度以暴力為其信條。則吾將不復願居於印度。吾將不復以生於印度為榮。吾愛祖國之思想。實由宗教思想產出。吾之戀居印度。如一嬰兒臥其母之懷中。惟彼可予吾所缺乏之精神的安慰。若彼不能以吾所欲者予吾。則吾將如一孤兒永無尋得一保姆之希望矣。

甘地自獄內釋出後。擁戴之者愈衆。多以不合作主義及和平抵抗相標榜。但一般無思想之民衆。漸不能遵甘地之言。其舉動漸趨于浮躁。多有越出法律範圍之事。甘地亦不能制止之。于一九二二年仇里仇拉（Chawei Chawca）發生暴動。警察被害者數十人。英政府之財產亦損失頗巨。甘地遂復以被捕聞。其在法庭受審時。侃侃而談。自述其主張信仰。及社會運動方法。無論原告者旁聽者。皆異常感動。甘地法庭受審之事。將成為一歷史上有名之事跡。結果被法庭判監禁六年。近因彼身體不甚康健。以及別種原因。已被釋放。此後印度之國民運動。不知將又有何變化矣。

印度民衆露天集會

甘地之夫人喀斯脫貝（Kasturbai）亦瘦弱纖小。如甘地。但具有過人之意志。按印度之風俗。婦女須居家操作。彼因環境關係。不能安享家庭之生活。常奔走各地。助其夫為社會服務。彼殆如埃及柴魯爾（Saad Zaghlul Pasha）之妻索非亞（Sophia Hanum）。及我國孫中山之妻宋慶齡。對於其丈夫之偉大事業。有不少之鼓勵與援助。夫人嘗情形緊急之時。並嘗繼續其夫之事業。作極大之犧牲。當近數年間其夫禁於獄內時。彼嘗游歷國內各地。以極誠懇之態度。勉勵國民須堅抱犧牲主義。勿作無意識之舉動。實近代一偉大之婦人也。

美國富豪之多

美國為今日世界最富之國家。據查在一九二二年之末。全國之富力為三二〇・八〇三・八六二・〇〇〇金元。當過去兩年中。此數復有相當增加。其人民每年收入在一百萬金元以上者。有六十七人。此六十七人每年繳納與政府之所得稅。合計即達四千八百萬元美金云。

各國海軍造艦之新趨向

Clais Price 原著
T K 譯

華盛頓會議協定之海軍軍備條約。經各國批准而後。業經過相當之期間。吾人於此。已能覘見其對於五大强國海軍政策之影響。所謂影響者何。卽彼英美法日意五國皆棄其建造耗費之大戰艦之計劃。而代以建築比較代價稍賤巡洋艦之辦法。而製造之中。復互相競爭。不遺餘力。吾人由此現象判斷。可知海軍條約其效果不過爲各國海軍定一最高之限度。而在此限度之下。反惹起各國之全備競爭。此與華會原來防止戰禍之希望大相刺謬。實出於吾人意料之外。

華盛頓會議之限止海軍軍備條約。僅對於一萬噸以上戰艦之建造議定確切之限制。但於一萬噸以下之戰艦。則未有限制。美英日法意五國一萬噸以上戰鬥艦及飛機載送艦之最高比率。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此五强國以一萬噸以下之戰艦。未能議定一定之比率。乃商定限制補助戰艦之船積及軍事設備辦法。按其所商定之條件。除議定限制之大戰鬥艦及飛機載送艦外。其他各戰艦載重。無論如何不得超過一萬噸以上。所載之炮口徑不得超過八英寸。然各該國雖於此等戰鬥艦有如此之限制規定。但於其艦隻多少。並未加以限制。各國固儘可隨意增加。當華會條約訂定以後。各海軍專家。久恐條約將生此弊。今據各軍艦建築家之調查。果成此項現象。大號戰艦現既無可增加。而向日之所謂補助戰艦以無限制。反有成爲將來戰事主要艦隻之傾向矣。當會議方商討限制海軍條約之際。各國所建造之輕便巡洋艦。多在八千噸以下。日本正在建築及已定造此項戰艦。計有四艘。原定均爲載重七千噸。但因有此條約。故迅卽變其原定計劃。皆儘量增加噸數。改爲載重各一萬噸。其他簽約各國亦仿效之。蓋咸以甘心退讓不與外國競爭軍備爲不良之政策。其結果遂致使彼限制競爭之條約。反因而增加各國多數之輕便巡洋艦。因此該約制限輕巡洋艦不得超過一萬噸載砲口徑不得過八英寸之規定。今日已莫敢認爲滿意。此項條約准許之輕便巡洋艦。英國已建造五艘。增入三島本部之海軍。不久將更爲其殖民地之澳洲築造二艘。法國築成二艘。但在


英海軍大臣白里支曼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以前猶須築造四艘。意大利建造五艘。現尙在建築中。日本建造四艘。已如前所述。至於美國則聯邦議會已議准本國海軍建造此項戰艦八艘。此外據倫敦方面傳說。英國於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至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之間。尙須添築八艘。此說而確。則此五强國已增及將增之戰艦。業達三十艘以上矣。

此項輕便巡洋艦之形式。亦爲應加注意之一問題。據倫敦方面之觀察爲美法意海軍建築家將就該艦原有之形式。而提高其炮彈藥力與艦之速度。并將艦上航針塔增厚防護設備。質言之。卽每小時速度爲三十五海浬。每裝八英寸口徑炮位八尊或八尊以上。每分鐘可發炮約三十次左右。每次發射之彈丸。約在二百五十磅左右。誠如此設備。此項戰艦之火力。不可謂不厚。雖以每小時三十五海浬之速率射擊。瞄準殊非易爲。但遇戒備嚴之敵人。數擊以後亦卽了事。誠如海軍軍官常言戰鬥於極短之時間。卽能迅速結束。再加以非戰艦高速率船隻之載有八英寸口徑船隻加入作戰。戰鬥不過數分鐘便可立決勝負。若以受條約限制之大戰艦。作爲後備。卽遇更大戰事。亦儘可以此項高速輕便艦隊一舉而殲敵也。

建造美國之白與將軍

條約一物。當然不能不受世界歷史變動潮流之支配。僅可指示已變動潮流之趨向而已。彼華盛頓條約所指示者。亦過彼歐洲大戰時戰勝各國對於毀滅艦所抱狂熱之減退。緣戰前魚雷術及戰時潛艇之進步。各國爲適因時宜。競造高速之輕艇。取其敏捷便利。既易於避免襲擊。而其艦之形式。復足以昭示其攻擊力之凶猛。可警彼潛艇一時不敢於附近露其跡。朕自建築輕艇之風一盛。戰事結束。毀滅艦遂成爲各國海軍中重要之部分。斯時競造主艦之潮流已爲一變。故華盛頓會議議決限制主艦築造。其實不過僅在形式上點明此種各國海軍轉趨於傾向注重高速率毀滅艦之狀態。各國如肯約定限止之主艦。並非海軍中最重要部分。而最要之部分。約上轉未與以限制。而可無限增加也。

小詩

春風片片，
吹散了連技的花。
春雨絲絲，
結成了愁煩的網。
儘春風㳃雨猖狂，
總掃不盡一片春光。
心冷。一四，三，一五。



利用日光熱力之新發明

隱之譯

根據科學原理製造機械。取從自然界之物力。以供吾人之用者。其方法日益浩繁。應用日光熱力。亦爲其一種。而最近發明之日光爐。Solar furnace 尤爲科學界之利器。發明之者爲美國加州舊金山之穆呂氏。Mascel E Moreau. 其法係用玻鏡聚集日光。使彙於爐內之一點。而應用其所發之熱度。據穆呂氏此爐所發之熱度。且較日球本身之熱度爲高。磚石置入爐下。立可變爲液體。須臾更可由液體爲液。平常科學界所用電爐。其熱度已極高。然以之與日光爐較。猶遠不及。物質堅極如金剛石者。入此日光爐亦可化成氣體。

應用日光化熱之根本原理。不自穆呂氏發明。世界早已知之。數百年。用凸鏡在日光下取火。在稍有智識者。莫不習爲之。而穆呂氏所發明者。乃在更進而創造複式之集光鏡。能使彼集合日光所發之熱度。增至使世界上任何物質。無不可爲之融化。變成氣質之程度。此項之發明。其結果實出於一般科學家之意料。

從前試驗應用日光發熱者。頗不乏其人。美人舒門氏 Flank shuman 曾創製一機。設於埃及尼羅河附近。以日光鏡發動蒸汽機。牽引灌溉吸水機器。但除氏而外。其他成功者絕少。穆呂氏之日光爐。用玻鏡二十二面。鑲入一長方之金屬架。斜正排列。務使各鏡反射之日光。咸集於一公同之所在。而各鏡所集日光之熱度。自亦集中於此。此金屬之架。復配以轉動之機械。俾得適應日光之斜度。各鏡日光反射之所在。即爲二十三面之透光凸鏡。日光由此諸凸鏡。受集於公同之一焦點。鏡之一平放中央。其他二十三面環繞斜置。亦聯以金屬架。適成一半球形。旁亦附以轉動機。俾與上部之反射鏡配合。凸鏡直徑各十英寸。故其所集日光極强。而能發極高之熱度。

附於此項機械者。有管狀之測日鏡一具。蓋隨時用以測定日光之斜度。得確定主體機械之方要。而集最多量之光線。惟是應用之時。並非時需最高之熱度。故又附以其他之透光鏡。以爲調劑熱度之用。是以任何熱度。均可隨意得之。應用反射鏡及凸鏡收集日光。亦幾于人所共知。惟是項精密構造配合之方法。則實穆氏所獨創也。

當十八世紀時。亦有人曾製造巨大之透光凸鏡熱力器。其中最著名者爲法人波納耳氏 Berniers 其法係用大小兩鏡。大者徑七尺。小者半之。重叠裝配。由大鏡集日光於小鏡。然後由小鏡集成一焦點。此項裝置。極感笨重。係置於四輪之架。鏡亦鑲框。傍有運轉之柄。持以轉動鏡面。俾迎合日光之斜角。所以置於輪架。專爲按照時令時刻。轉移鏡機方向。據當時傳說。謂此項熱力器所發之熱。能使黃金及其他金屬鎔化。即今日各化學廠用以製器之最耐高熱白金。亦可鎔化。此或係事實。但此機何往。今人均不之知。或者竟於法國革命時被毀。惟此機即屬存在。亦僅爲科

學上之玩具。極難得經濟方面之實用也。

應用日光轉動機械之理。亦久已發明且早經實驗。當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巴黎展覽會中 Paris Exposition 有一印刷機。即用日光之熱爲發動力。其法係用一玻鏡空中之圓錐體。吸收日光於一鍋爐。使蒸水成汽推動引擎印刷「日刊小報」。其名卽爲日報。Jonrnal Soliee

穆呂氏今日之造日光爐。其方法自根原於上述兩發明之思想。而集其大成。惟其各鏡裝置方法確自出心裁。而機器形式。亦與前者迥不相侔。

據華盛頓斯密斯遜學會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雅布德博士 Dr Cj. Abbott 研究實驗之結果。發見當夏季烈日之下。每英畝之地上。其日光之力。等於二千二百匹馬力。全日工作之能力。此項之力。人類幾完全未能利用。在科學界中。久已研究如何而可利用之方法。蓋以世界上之煤炭石油。終有窮期。彼時人類所可恃以繼續現在生活者。其一線之希望。惟在利用日光之熱度而已。

利用日光之設備。尚有一問題。須攷慮者。卽其效用。須在經濟上須合算是也。當一千九百年美國加州巴薩德那Pasadena, Cal. 曾裝置日光發動機。其形式與巴黎展覽會日光印書機相似。係用一巨大之輪形反射鏡中作圓錐體凹面。高三十三尺。中徑六寸。亦能轉動迎集日光。光線集中於汽鍋。所發之蒸汽。有四匹馬力。用以發動灌溉用之取水機。每分鐘抽水一千四百加倫。然所獲之報償。乃不足以抵費用。

現在更有一種新理想。謂可利用日光製冰。卽用日光代替煤炭以蒸發阿靡尼亞而製人造冰。此法如其可以實施。則於熱帶國家最爲有益。蓋其地日光最强而冰之需要亦最多也。

法人窶羅德近聞亦有日光熱力器之製。乃用若干九尺見方之玻鏡反射器。其吸收之熱用以發動電流。電力足供其家宅電燈電爐之需。同時並可以儲電機儲存餘電。供夜間或陰雨時之用。若此方法可擴而大之。則所發電力必更巨。亦可用電線傳導於遠人。若然則熱帶沙漠之地將亦成爲附近城市電力之供給地矣。

據穆呂氏自述其新發明云『日光爐之製。完全爲物理上之新發明。此爐初非以供工業上之用。乃係科學用具。以集中日光之方法使發較高於日球本身之熱度。據物理家之推測。日球外殼之熱度爲法氏一萬度或猶不及。余之日光爐所發之熱最高至一萬五千度。此非由於料想確係屢次試驗之結果。白金置於爐內之日光下。於五秒鐘內卽鎔。凡自然界之物質莫不可使其鎔化或變成氣質。原質如炭石墨石灰鎂等皆不能鎔化。但可使變氣體。此爐用鏡二十二面透光凸鏡二十三面合成。附以測量日光之器。日光由鏡面反射于凸鏡。集中於一公共之焦點。點中徑四分之一英寸。卽爲是爐熱力之所在。此爐熱度雖最高爲法字一萬子千度。但亦可增加。其方法爲增加反射鏡及凸鏡之數或擴大鏡之面積。應用之時。以所鎔物品置於灰塊。置於爐內日光焦點之下。但須使日光適射於該物品之上而勿及於炭塊。此時仍有極高熱度。傳達於炭塊。使之燃燒。然日光之力甚强。在炭塊盡化之前。炭塊上之物當已先自鎔化。若鎔化之後。再經日光。更可變爲汽體。無論何物質。欲其鎔用於眞空之中。亦無不可。分析後所得之氣體。卽可供科學上之用。若如是鎔化則應將欲鎔化之物品置於一炭棒之端。置於一透明玻璃管之中央。然後置於日光之下。所得混合氣體。嗣後可用尋常化學方法分析之。有此日光爐之後。化學家當能更發明種種有利於科學之物質云。



孫中山之軼事（續）

宮崎龍介著
點玉譯

先生居檀島半載。去而至英之舊金山。逗留月餘。在華僑中鼓吹革命。備受歡迎。進而視察美國小都市。費二閱月。乃渡大西洋而至英國倫敦。時西歷一八九六年也。（即清光緒二十二年）

先生既至倫敦。投宿於近海岸之某旅館。翌日往波蘭街訪康特黎。康氏爲先生在祖國時所結之師友。而今日之先生。則爲師之祖國內之亡命客。康氏夫婦愛先生如子。先生亦待以親子之禮以表感謝。不久先生移居康宅附近。晨夕過從。繼續度愉快之生活。

先生既來此世界第一之大都市。固覺耳目一新。然先生胸中固有其不可動搖之信念主張。在初見英京之繁華與盛大之設備。亦驚物質文明之盛大。然一觀其政治組織。則又不禁竊笑矣。且先生於政治問題。人生問題。已有獨到之研究。凡可以聳動其耳目者。亦不過足供採取以資應用者耳。

時駐美清公使。爲守舊人物。當先生出美國時。早已電達駐英清公使。囑將捕獲。駐英公使得訊。亦欲得先生以邀功。然又恐爲英政府所知。出而干涉。不能達到目的。乃祕密佈置。謀設計誘捕先生。當時顧絕未料及有此危險也。先生逐日往康氏之家。某日。先生與康氏家族同進餐。時康氏顧先生笑語曰『貴國公使距此不遠。君盍往訪之。』其夫人未知其爲戲言。亟張目搖首曰「不可不可。不可行。於附近猶屬危險。再進一步。彼等豈不捕君而致之本國乎。是萬不可。』一座爲之鬨然。不謂此言竟成讖語。不久而先生有公使館之厄。

孫中山之孫



中立者爲孫氏孫女英、右爲第一孫平、左爲第二孫強、平隨其父哲生、於去歲北上、此次中山仙逝、隨侍在側、英強則留居滬上、

先生於日曜之晨。常與孟生博士及其家族往教堂禮拜。十月十一日日曜十時半。先生往訪孟生博士。方移步向但本西阿街。忽聞身後有一華人而操流暢之英語詰之曰「君日本人乎中國人乎。」語氣頗溫和。先生直答曰。『余中國人也。』彼人又問曰。『然則何省人耶。』曰。『余來自廣東。』彼人聞而喜曰。『然則我等爲同國同鄉之人矣。余亦從廣東來。願語我以祖國事。且臨敝舍進粗茶。』時又來一中國人。立於先生之右。然先生並無疑念。不以爲意。彼等力邀先生赴其寓所。先生恐赴教會過遲。拒之。正相語間。又有一華人至。最初相逢者立行。餘二人皆非常親切。勸先生立過其家。夫萬里異域而逢鄉親。此人情所不能禁。況熱忱愛國如先生者乎。於是隨之行。至路末。有一家門啓。先生立爲彼等半擁半推而入。時先生猶未知此爲何等人家也。

當時先生所念者。惟恐禮拜後時。然轉念可與鄉親談。則又以爲樂事。彼等既入。守者立闔其門。且加鎖焉。先生始驚訝。然已遲矣。繼加推猜。知此地當爲中國公使館無疑。二人初閉先生於樓上之一室。繼又以爲不便。而移之於三層樓上。此決非尋常待客之禮。先生時已知其爲被囚矣。無何。一鬚髮皆白之老洋人來。其面貌蓋如田舍翁。謂先生曰。『此處以君故爲中國。君在此與在中國同。』且言且坐。且問先生之名。先生曰。『孫』老人又曰。『君其孫文乎。吾曹得駐美清公使電。早已知君乘馬傑司特克號船來。且囑捕君。』先生現怒容曰。『何故無禮耶。余不知汝言云何。』老人改容怡然曰。『君昔草一改革請願書致北京之李鴻章。欲奏之皇帝。請願書本意殊佳。故李鴻章欲與君會。然無皇帝旨不可。今奉皇命。暫置君於此。』先生乃以穩健的語調語之曰。『余今欲將在此之事。告之友人。可乎。』曰。『不可。不可。但君如欲送信寓所。搬取行李。則無不可。』先生乃言欲致書孟生博士。老人乃命人取紙筆與之。先生即作書。謂已現被拘於中國公使館。併告康特禮。又作一請求書。請康特禮將彼行李送來。老人要求將書中『被拘』字樣改去。乃改爲『居』字。老人默然有間。復曰。『君似無致書友人之必要。將書直接送至旅館。將行李送來可矣。』曰。『余所居非旅館。且除康特禮氏外無知者。』

此老人許先生作書。蓋弄狡猾手段以欺先生。欲知其受信者爲誰。因此而探得同謀之中國人也。

先生書既成。任其檢閱。納之封筒。書受信人姓名地址於信面。以爲此信經老人之手。必能達到。老人既得先生書。遂出。閉戶下鍵焉。

戶外守者。一西人。一中國人。時或加一人。第一週中。此中國人時來安置雜誌等於室中。不交一言。彼似不知先生何以被囚者。先生亦未嘗有所質問。唯從此守者得知彼英國老人爲公使館顧問。名哈利得馬加脫尼。

先生被囚後數小時。有二人來。謂奉命搜檢身畔。奪先生之鉛筆。小刀。鑰匙去。幸而小口袋中之紙幣乃未攫去。

嗣後每日日間必有二英僕來。燃暖爐。運石炭。掃除室內。先生欲先來之僕爲之傳書。僕諾之。先生即與以紙幣一。及封面書『但本西阿街四十號康特禮君』之信一封。次來之僕亦然。書信之傳送與否。於先生之運命至有關係。二僕雖云可送。先生尙半信半疑。初不知其爲完全受欺也。

先生被拘之夕。有一英國婦人爲先生運臥牀來。先生未與交一言。夜間雖欲睡而無臥具。惟有和衣而臥耳。

明日。十月十二日。月曜。二英僕再來。搬入石炭水食物等。一人告先生。謂所托書已傳達。他一人名哥羅者。則以無暇出外。故未送達。先生仍半信半疑。

十月十三日。先生問年較幼之英僕。『書果送至康特禮氏處乎。』答曰。『已送達矣。』繼見先生有疑意。更續言曰。『已親見康特禮氏。授之書。康氏受書而謝。』然先生仍未深信。而殘紙既盡。無可作書。乃就手巾之隅。用鉛筆書之。再托其發送。且與以五元金幣。

十四日。誘引先生之唐姓來。先生怒詰之。唐氏嘲之曰。『僕之誘君至此。乃職務上之關係。誠非得已。君宜亟自白蹤之無忝。若然。則君不萬事皆休乎。』唐氏又改其語調曰。『君之盛名。已遍傳中國。皇帝與李鴻章。亦深知君之經歷。君爲此壯舉。當死亦無恨。君之在此。蓋立於生死之間。君知之否耶。』先生神色自若。反詰曰。『何謂立於生死之間耶。此處爲英國。非中國。若欲將予引渡中國。須先得英政府之允許。予信英政府決不棄予。』唐氏曰。『我等將君正式解回中國。現整備既畢。艙位亦定妥。一且時刻到時。即縛君之手足。堵塞君口。以最安全之方法。乘船至香港外。即有中國軍艦來。運君去。而送至廣東之刑場。』

中山移靈後之中央公園

社稷壇之青天白日旗

先生以爲舟中與英人交通之機會頗多。指摘唐氏等方法之拙劣。唐氏曰。『君在舟中。其監視之嚴重。無異此處。與人交通。實不可能。』先生又以爲船員中如唐氏等殘酷者少。必有表同情於我者。欲使船員一無所知。亦勢所難。唐氏復曰。『輪船公司與馬加脫尼有密切關係。必不至此。』先生既落虎口。朝不保暮。當先生極力述說彼等難行死刑之理由時。唐氏曰。『若有如是困難。則我等即在此殺君。公使館內與中國同。任何人不能干涉也。』唐氏意氣揚揚。續言曰。『君不知金玉均事乎。金氏爲朝鮮人。亡命於日本。爲其同國人洪鏡守誘至上海。暗殺於英租界。其屍體且由中政府引渡於朝鮮。處六斷之極刑。而下手之洪鏡守。則得重賞。享高位。』言畢。大笑。唐氏蓋熱望殺死先生。可得重賞。享高位也。先生嗤之曰。『君何殘酷至此。』唐氏泰然曰。『此乃皇帝之命。能成者。皇帝誓給以厚賞。』先生復爲解釋曰。『因金玉均暗殺事件。無端惹起中日戰禍。若我於英國被縛。且處死。豈不惹起中英間之大交涉。且英國公使。必力主重懲中國公使館員。君與余不幸而爲同鄉。余之同黨。國中所在皆是。君與家族。必得極慘之報復。』胆怯之唐氏。於是一變其傲慢之態度與語氣。曰。『僕之行動。悉出於公使館之命令。向所云云。乃以個人地位。聊進忠言。勿謂爲余之個人行動也。』自後不多語。即去。

夜十二時。唐氏又來。先生與彼談話至數小時之久。先生曰。『唐君乎。余無親友。可從救予耶。』唐氏曰。『僕深夜來此。即以此故。蓋欲出其全力。以求救君出此之法也。』復低聲曰。『僕已命鐵工配一鑰。公用之鑰。公使之心腹佩之。他人不可得而用也。』先生反詰曰。『厚意甚感。然君何

日乃可救余出。』曰。『明日甚難。金曜當可出矣。』唐氏臨去。復切囑先生至金曜日。爲逃逸之準備。翌日。卽十月十五日。木曜之午後。唐氏又來。先生乃以有無救出希望爲問。唐氏昂然曰。『大有希望。但須君從僕之忠告耳。

唐氏所謂忠告者。乃勸先生提出口供於公使。先生許之。唐氏卽命英僕哥羅取紙筆至。先生卽以華文草口供。唐氏謂當用英文。先生怪之。唐氏告曰。『此間公使。備員而已。實權皆在馬加脫尼氏手。』先生復問當說何事。唐氏曰。『君在廣東之事。一切皆不可言。惟謂被官憲所讒害。故欲訴之公使。以雪此冤。』先生當唐氏前。書成。封之。封面書馬加脫尼氏。付之唐氏。唐氏得書卽去。嗣後絕跡不來。先生許而所謂密謀。縱先生出使館者。亦杳無音訊。數日後。唐氏之奸惡。先生已微有覺察。然先生此時。蓋已沈於絕望之淵。而爲瀕死之人矣。然坐以待亡。固先生所不甘。於是勞心焦思。以圖僥倖於萬一。乃以殘紙布片。書己之現狀。包裹銅幣以加重力。頻頻擲之於外。然窗不面街。擲出者皆爲下人所得。未有遂先生之願者。先生盡力擲之。紙片僅祇能落於唯一隣家之屋上。顧先生不因此而氣餒。屢擲之。銅幣既盡。繼以銀幣。終爲守者所覺。告之館員。遂密閉其窗。與外界交通之唯一機關。於是斷絕。先生之希望亦窮。

先生既墜深淵。外援無望。所恃唯一身。然又爲俎上之肉。無有生望。遂靜坐默想。以安其心。時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思慮既久。恍惚入夢。迨醒。則英僕哥羅立其前。

先生忽起一念。思求助於哥羅。乃曰。『君能救余乎。』哥羅驚問曰。『君何等人耶。』曰。『余中國之政治犯也。』先生陳辭過高。哥羅索解不得。先生乃改言曰。『君嘗聞亞美尼亞人之事乎。』曰『然。』曰。『昔土耳其皇帝。不喜基督教徒。欲殺盡亞美尼亞之基督教徒。此亞美尼亞之屠殺事件。乃世界著名之事實。今我清帝。不喜基督教徒。不好文明政治。余爲基督教徒。亦企圖政治革命之政治家。故皇帝欲捕殺余。英國人曾表同情於亞美尼亞人。而憤皇帝之橫暴。若知余現在之境遇。必有表同情而盡力救助者。』先生之言。慷慨悲壯。揮淚而道。哥羅靜待言畢。俯首有間。曰。『英政府救君與否。亦一疑問。』曰。『不然。決非疑問。試思淸使館之將予嚴重幽禁者。卽恐英政府之干涉也。否則中國公使。豈不能公然與英國交涉。執行刑罰乎。』

哥羅默然不答。如有所思。先生不待答復。卽續言曰。『余之生命。在君手中。君若爲余傳消息於外。則生。否則必死。救人生命。大善也。是爲對於上帝之義務。亦對於政府之義務也。重正義之英政府。與行暴虐之清政府較。何者可尊。願君熟思之。乞君再來時。與我確實之答復。』

哥羅默然而去。然至深夜不來。是時先生已有一絲希望。惟急欲知其結果。心中反爲不安。蓋欲生之念一動。則懼死之心切。不畏死者在生望全絕時耳。先生此時有生望矣。能不煩躁耶。

翌晨。哥羅運石炭來。投之爐中。指示紙片所在。先生此時。心臟震動。蓋性命卽懸於此小紙片也。哥羅忽忽卽去。先生勉强鎭定。拾紙片默讀之。書曰。『僕試爲君傳書君友。但君作書時。須橫臥床上爲之。蓋守者時從鎖孔窺君舉動也。』

先生依言。臥床面壁。作書致康特禮氏。

日中。哥羅來。先生指書簡所在。哥羅拾之。天尙不欲先生死。抑亦至誠格天耶。得一綫光明。先生喜可知也。先生當時懷中。尙餘二百元。悉付之哥羅。哥羅泰然出室。然而吉凶未定。先生心中尙未能安。

康氏回信置於石炭箱之後。哥羅指示之後。卽出先生急拾而讀之。書曰。『愉快。愉快。英政府今已爲君交涉。請少安毋躁。數日中卽還君自由矣。』先生感情立時與奮。揮淚而跪謝上帝。

先生幽囚以來。未嘗脫衣安睡。今得愉快之回書。身心方得泰然休息。人之欲生。以有希望故。無希望則生死皆無不可。先生所希望者。中國革命耳。先生在生死之間。時喜時憂者。皆關於革命者也。先生以爲自身如不幸。則中國革命之氣勢。必大受挫折。先生旅館中之行李。若被公使館沒收。則必累及同志。此先生所深憂。幸精細之康特禮夫人。亦見及此。親至先生寓所。集其文件。付之一炬。革命同志之祕密。未爲清廷所知者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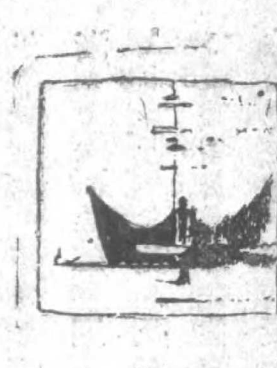
在英國領土之內。清公使館幽囚逋客。實爲蔑視英國國權。况爲首都之倫敦。惹起交涉。乃必然者。清公使亦知之。故處置此事。始終極秘密之能事。清政府未之知。先生友人何由知之。先生之所以苦心欲通消息於外者。以此。苦心之結果。終動誠實之哥羅之心。而告康氏以幽囚之眞相。康氏夫婦與孟生博士。既知此事。卽與警察交涉。投書泰晤士報。且搜索馬加脫尼氏之住宅。看守將載先生出境之汽船。又進而訴之外交部。英政府遂與清公使交涉。其時拘留中之先生。於外間事一無所知。惟於十月二十二日木曜。得讀哥羅攜來裁下之某新聞紙中有以『可驚之談。在倫敦誘拐謀叛者禁錮於清公館』爲題之一項。始知己之前途已漸漸光明。然何時釋放。固無由知。天既明。爲十月十三日金曜。先生依然囚人也。時近正午。英人及華人守者來告以馬加脫尼欲相會。且許先生穿長靴。帶帽。着外套。先生惶惑。意謂得毋因外間謀救甚急。而更換囚室耶。彼等導先生下樓。則康特禮氏及一不識者（外交部所派警部嘉毗斯氏）在。此誠先生意想不到者。馬加脫尼氏給還沒收先生之物品。願警部嘉毗斯氏曰。『余以公使館之特權及外交上之權。引渡此人。不受何等干涉。』復向先生曰。『君今後爲自由人矣。』此時九死一生。賴友人與英政府盡力救助之。先生對此無禮之言。並不加以抗議。遂藉警部之護衛與康氏之導引。出使館之門。

門外。以先生故。馬龍車水。人如山積。新聞記者欲聽幽囚之巓末。羣包圍之。先生等極力脫圍。走馬赴蘇格蘭廣場之一餐館。此處已有新聞記者數十名。靜待於此。先生告以大略。而記者等尚欲聞其詳。康氏見機。伴先生避歸己家。先生之身自是復得自由。若再延一日。則先生將被縛登舟。雖有友人與英政府能爲盡力。亦無及矣。危哉。

先生爲感謝英國政府及英國人士。故記其幽囚始末。成小冊子。題曰『孫逸仙倫敦被誘記』(Sunyat Sen Kidnaped in London)公之於世。而先生則辭英國。隻身回日本。

（完）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由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　（公展）

（一）國外之部

▲國際聯盟　柏林消息。德國豫備無條件無保留加入國際聯盟。倫敦人士則不遽信其確。謂如果有此發展。則安全問題之爭執可以大減。蓋德國入會後可援會章第十九條。謀和約條款之修正。德國對於和約中之條款現最要求修正者。為波蘭邊界條款。而關於丹齊者尤為德國所注重。惟此種要求法國因法波條約之拘束。不能依允。英法政府間現所談判之要點。殆即在此。英外相張伯倫回國時。途經巴黎與法外交當局晤談。張伯倫謂渠會討論德國所提締結担保盟約之議。尚擬透切研究此約所可發生之利益。英國以為德國苟不願入國際聯盟會。則將無事可為。駐英法大使。已於上星期杪奉召返巴黎。與法總理赫里歐、英大使克魯侯爵會商一切。惟德外長曾語新聞記者。謂德國因軍備解除。故苟不免除聯盟會章第十六條之義務。則未便加入聯盟會。所謂會章第十六條之規定者。即會員國對於不遵會章遽用武力之國。應斷絕各種經濟關係。行政會可向有關係之各國政府條陳會員國應各出有效力的海陸與飛行軍隊若干。以組成保護會章之軍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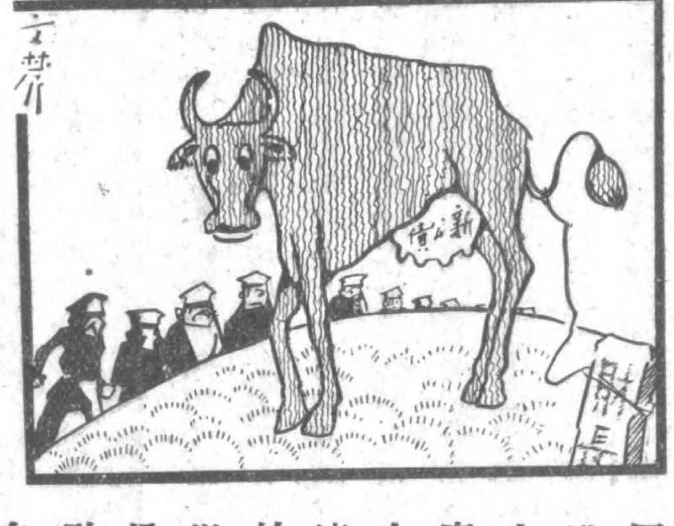
國際聯盟法代表

總理白利安

▲日本政局　日本預算案因上議院對於政府擴張鐵路計畫發生糾紛。故一時不能通過。岡田文相對於研究會欲削減師範教育改善費之舉。不肯承認。仙石鐵路大臣亦認火力發電所之問題不能退讓。態度極為強硬。若槻內相以形勢險惡。二十日特與研究會幹部磋商。上院亦於是日決定將豫算審查期延長三日。政府即於此數日間努力向研究會疏通。加藤首相關於與黨會團結有所商榷。進行和戰兩種之準備。聞貴族院各派聯合委員會對於貴族院改革案普選案之兩案。決定就政府原案加以相當之修改。政府不許自不待言。即與黨三派亦斷不許。二十一日憲政會開緊急幹部會。決與貴族院為正面衝突。一致議決(一)預算絕對不許削除修正(一)普選案貴族院改革案之兩案不許絲毫觸着。(一)概括上列之三案件為政治問題而奮戰。(一)召集全國憲政會

支部長會議。一方更鞭撻政府行全國黨員之總動員。二十二日。憲政政友革新三派發起對付貴族院之國民大員到者數千人。一致決議膺懲貴族院陰謀。圖務期衆議院院議之貫徹。惟政府日來屢與研究會。交涉大致似已因互讓而達諒解。二十二日閣議決定鐵路預算為無修正。但對於貴族院之警告的質問聲明祇承認師範教育改善費之削除。二十四日。上院以一六七票對九七票通過預算案。惟曾加修正文。將教育費減少約百萬元。豫算案今已提交衆院。衆議院僅在本會議受其報告。將提出於二十五日之本會議。形勢既已緩和。似衆議院亦承認修正。不至開兩院協議會。本案已可結果。然上院守舊分子。於此運動中表示及對政府之改革上院案及普選案兩案。今仍候上院之決議。政局是否不再有波瀾。殊未可必耳。

▲英國軍備　十九日。英國下院討論海軍預算案。海軍大臣白里志曼氏。謂海軍預算約增五百萬磅。此乃因工黨前裁減海軍經費過多。致有不敷。必須補足之故。華會條約下之義務。皆未及限期。即已實行。惟實行之際。非無困難。新加坡之計畫。係擬以近在撲資茅之前德國浮船塢。置於新加坡舊峽中。今年撥二十五萬磅。為此海軍根據地之費用。香港與新加坡為帝國中小份子。乃在比較上輸助築港巨款。澳洲與紐絲綸亦擬分任經費。雖工黨政府擱置新加坡築港計畫後。澳洲等殖民地已將所準備之款。用於他種事業。但殖民地並未改變其重視海軍根據地之意見。軍港將為禍於日本之慮。全無根據。此港純屬防守性質。若新加坡果屬他國。則此國早將築港於新加坡。而不似英國之遲至今日。新加坡浮船塢之確切面積。現尚未定。但須其大足容最鉅之戰艦。故其面積必須擴大。約費三十萬磅。大約三年可成。浮塢擴大與移置港內之經費及建築必要大路等之款項。共需七十五萬七千磅。至於完全計劃。今尚在考慮中云云。英國之處心積慮。即此可見一斑。二十三日下院審查此案時。前相麥克唐納爾攻擊政府進行新加坡軍港之決議。謂英帝國不僅為澳洲與紐絲綸所組成。新加坡軍港將使帝國疲弱。增進世界備戰之衝動力。上週下院議員曾謂新加坡軍港為維持白人澳洲之政策所必要。此說殆以為澳洲必堅拒日僑入境。澳日遲早將有軍事衝突。而英帝國終將牽入。論者常謂新加坡軍港為便於飛機攻擊之物。故此港之影響。徒使東方人心轉趨於軍事之籌備。英國在遠東保全和平之許多機會。將為築港計畫所破壞。既有軍港。自必設太平洋艦隊。於是華會所定軍艦比例或將因以推翻。而軍備經費亦將因以大增。此非所以謀和平與安全。但直引起戰爭而已云云。其言乃為明白曉暢。大公無私。然保守黨賀恩謂英國為對澳洲與紐絲綸之帝國關係所拘束。不得不予以其所需之切實援助。如英國不築成新加坡軍港。致使國家幸福所繫之帝國交通為之不穩。則英政府為不忠於人民之委託云云。此則僅就英帝國本堡言之耳。但麥克唐納爾所提核減海軍經費之修正案。卒被二八〇票對一二九票所否決。於是海軍預算案即包含新加坡建造浮船鉅費念五萬磅者。竟通過於英國下院矣。



▲德國選舉　德國之總統選舉。定三月二十九日舉行初選。競爭者將有七人。自汎繫黨至共產黨。皆已舉出候選人。最後出現者。爲汎繫黨代表魯登道夫將軍。但眞有勢力之候選人。僅有三人。(一)爲迦萊斯氏。乃除巴伐里亞天主敎徒外右翼諸黨之代表。(二)爲馬克斯氏。其所代表者爲中央黨。(三)爲普魯士前總理白拉恩氏。乃社會黨之代表。白拉恩氏之不援助馬克斯爲爭此主座。頗爲人批評。但此事可見社會黨投票之不一致。其結果或將增强共產黨之地位。魯登道夫將軍之與選。將挫弱迦萊斯氏之機會。迦萊斯自己雖不承認志在恢復和漢索倫皇室。但簽名於迦萊斯宣言書者。有前陸軍上將與登保氏。海軍大將德別資等人。其爲復古派。顯而易見。故四月二十六日之第二次投票。頗堪注意。此爲德總統之初次民選。蓋前總統愛培爾。係韋瑪爾議會所舉出也。

▲埃及國會　二十三日埃及新國會開幕。以一二五票對八五票。選舉前相柴魯爾爲衆院議長。柴魯爾蓋反對現政府者也。內閣聞柴魯爾被舉爲議長後。即向埃王辭職。埃王不允。遂於同日下解散之令。定五月二十五日舉行新選舉。六月一日召集新國會。此次國會存在。不足十小時。殆爲各國國會壽命之最短者矣。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聞　內閣局部改組。仍在醞釀中。敎長王九齡就職後。十九日閣議。決定以呂復任敎次。廿一晚下令。海長林建章。於二十一日閣議時。突然提出辭職。議決給假養病。嗣經段派員疏勸。林已打消辭意。蓋海軍餉項有着。林氏當不致恝然舍去也。惟陸長吳光新由奉回津。態度消極。表示決不回任。擬薦楊宇霆自代。雖段派員勸其回京視事。能否如願。不敢斷也。財政問題。自新公債成立後。張宗昌、盧永祥、李景林等均電請撥款。馮玉祥請撥四百八十萬爲西北屯墾經費。張之江索餉五十萬。許世英請撥善後會議經費二十萬。更以去就爭。李思浩對此應付頗爲棘手。聞二月份軍政費二百五十萬。各機關四成。軍費項下。馮玉祥三十萬。孫岳二十萬。張宗昌十八萬。李景林胡景翼亦各有點綴。不知能否滿各武人之意否耳。此外關於財政根本之關稅會議。政府極力進行。擬五月內舉行。曾接朱兆莘施肇基陳籙覆電。英美表示贊同。惟法國須待金佛郎案解決後方允列席。當局因此認爲樂觀。十九日外部又電駐外各使。侯徵各國同意後。即正式向各使提議。外交方面。奉俄會議定二十五日開幕。王正廷二十一日赴奉。參與段主張商約劃界等大事。須在中俄會議解決。其餘航務中東鐵路等問題。即可在奉解決。而王正廷要求援魯案例。每月在關餘項下撥中俄會議督辦署經費。幷仿加拉罕樣。酌擬宣傳費。因尚無辦法。故正式就職。尚無日期。王揖唐有於二十四日離奉回津說。其在奉與張作霖協商者。(一)改組內閣問題。(二)豫省善後問題。(三)保大駐軍問題。(四)張宗昌地盤問題。(五)中俄會議之進行。(六)新公債之用途。至對吳佩孚之方策。亦經王氏解釋。聞張對段政見。已多諒解。果爾。王氏此行。不無成效可言也。



中俄會議督辦王正廷

▲善後會議　善後會議。日來在停會期中。無日不以疏通意見整理議案爲事。二十二日段邸邀國務員趙爾巽、湯漪、許世英、林長民、及各省四團體善後會議代表全體共商法團代表職權問題。二十三日段邸會議。應付褚輔成提案聯治派提案。及民衆四團體代表職權等問題。二十四日續議修正國民會議條例。善後會議亦於同日開談話會。討論整理財政案。財長李思浩陸次賈德耀均出席說明。關臨時參議院提案。政府有容納意。且法制已起草條例。備提國務會議。而西南代表更擬提恢復國務院案。採委員制精神。爲褚輔成改組政府案之後盾。善後會議前途之暗礁依然存在也。

出兵援桂之唐繼堯

▲中山喪事　中山逝世。舉國哀悼。十五日大殮後。十九日移柩中央公園社稷壇大殿。由民黨分組舁柩。殯儀莊重。爲前所未有。各界執紼者萬餘人。聞孫柩將移厝西山。待南京墓地勘定。再行安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各地黨部。二十三日全國黨員公祭中山。二十四·五·兩日京滬同時開弔。是日內外法陸海各部總次長及各機關派代表二員公祭中山。段因病中止赴祭。派龔心湛代各部代表陪祭。參陸兩部八員。定二十五日致祭。使團亦於是日弔唁。武漢學界則於念四日開悼追大會。到者三千餘人云。中山逝世後。論者疑粵局將有影響。但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十一日晚開會議決(一)宣言排斥聯治(二)拒絕滇唐。而胡漢民、楊希閔、譚廷闓、許崇智、劉震寰、程潛、伍朝樞、古應芬等二十一日宣言。謂大元帥薨逝。此後責任益重。當秉承建國方略。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遺囑。努力繼續進行。期以貫澈主義。在國民會議未實現中華民國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一切制度設施。仍敬謹賡續成規。戮力同心。并期有以發揚光大。以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凡有反革命行爲。及餘孽蠢動。誓當廓清掃蕩云云。可見粵中當局並不以孫死而懈其革命之工作也。

▲豫省戰事　自胡景翼軍攻入洛陽後。豫戰告一段落。劉鎮華憨玉琨軍隊敗退陝州澠池。初尚力圖反攻。但胡軍李虎臣旅有於二十一日入陝州。說憨玉琨敗退江州。劉鎮華率殘軍一師。二十一日由靈寶健河退入山西運城。並向閻錫山聲明。謂祇圖假道繞黃河回陝。決不在晉活動

劉於二十一日電段。謂劉飭部即日撤回陝中。並委柴雲陞爲鎭嵩軍總司令。張治公爲副司令。引咎自退。請另簡賢能。接替軍民兩政。吳新田以劉鎭華敗退。二十二日下令將所部第七師開駐潼關。堵劉軍侵入。井岳秀電京。指摘劉鎭華。並謂已出兵潼關。此劉部西竄。請責成吳新田收束陝省軍事。馮玉祥胡景翼電保孫岳督陝。岳維峻陝長。段待電張作霖徵同意後。再付發表。而劉之不安於位。可斷言也。

▲**蘇省善後**　蘇皖晉勦匪總司令張宗昌氏十七日上午離津南下。十八晚六時抵甯。適江浙紳商環請撤兵。張乃與盧永祥韓國鈞冷遹等會商撤兵辦法。擬將滬甯路駐軍分期撤駐徐州一帶。留二團分駐鎭江蘇州。一營駐江陰。常州駐軍二十四日起。即已移防。張氏本人。因在甯接洽要公。至二十四日晨始離甯東下。鎭常均下車檢閱駐軍。約二十五日可抵上海。至張部軍餉。月需五十七萬。餘奉方允助二十萬外。聞政府現已指定月撥鹽餘三十萬。餉款大致可以有着。惟松滬公債二十一日起。仍開始徵收。滬商會電請緩行。仍屬無效云。

▲**贛長易人**　胡思義既被逐於方本仁。文電徐元誥力謀贛長。均難實現。段與龔心湛對文均不滿。徐又難與方本仁相容。適方電保李定魁護理贛長。二十四日國務會議。贛長決由李護理。即於當日下令著李定魁暫兼矣。

▲**粵桂戰事**　東江聯軍。自攻克潮汕後。近又大捷。十七日駐鳳凰山洪兆麟殘部。乘虛攻入潮州城。與憲兵巷戰。許崇智運馮軼裴部赴援。將洪部擊散。外傳潮城失守。即以此。而汕頭入陳軍手。則更無稽。揭陽方面林虎運輸困難。恐難持久。棉湖林軍亦復不利。而洪部襲潮州失敗後。退據筆架山。十七日激戰一夜。十八晨又退黃岡。蔣中正十八日佔五華。十九日佔畬坑。二十一日佔興甯。洪兆麟二十日再攻潮州。又敗退。張民達已進攻黃崗。陳炯明雖向閩周乞援。擬藉海軍之力攻奪汕頭。但實已絕望矣。桂省方面。范石生黃紹雄十六日赴潯州。將由貴縣攻邕。唐繼堯軍確因黔軍未到。已由南甯退平馬百色隆安。惟盧燾胡若愚收編韓彩鳳部。抄入柳河。將與李宗仁部接戰。而楊希閔范石生電京報告唐繼堯圖粵。十九日國務會議討論後。當發兩密電復楊范。並電唐。囑停止軍事進行。然唐繼虞率八混成旅入桂。已抵黔境榕江。唐豈甘聽京政府之命令而停兵耶。

▲**上海交涉**　上海近有越界築路之交涉案件。此案歷史已長。民國十二年五月一日。韓省長曾密令上寶兩縣知事及南北工巡捐局局長。會同籌建環租界馬路。以爲抵制越界築路之舉。嗣以經費無着而擱置。去秋江浙戰興。華當局無暇顧問。戰區避難人民。紛集租界。租界當局乃藉口人滿爲患。從事推廣。而以越界築路爲入手。其在西鄉築成者有六條。一在二十八保三圖至二十九保六圖。一在二十九保一圖至二圖。一在二十八保七圖至十八圖。其他在二十九保六圖轉南至三十保六圖二十九保五圖四圖三圖等。逶迤曲折。互相貫通。合計數十餘華里。其在法華鄉與蒲淞市接界之二十八保七圖十九圖二十九保一圖二圖。亦已擅立界石。交涉員陳世光根據洋涇浜章程。向工部局力爭。李知事亦已分頭派人切實調查。所有越界建築之橋樑。已停止工作。並限期拆去。主張聽候省署派員勘定界限。以息紛爭。現各路樁石業已拔除。外交部又電令交涉員嚴重交涉。諒工部局當不能漠然無動。擅自進行矣。惟已成馬路。如何贖回。將築馬路。如何交涉止築。皆爲棘手之問題。至於環租界馬路一案。雖經全國道路協會及留日學會等力爭。而千萬元苦難籌措。以致無形停頓。此上海越界築路案之交涉經過也。

曲諧（十七）

琴生所居。曰舊羅書屋。著舊羅曲語。好議論古今。而能多中窾窾。不甚攡取成作。以充篇幅。覩余書迥異矣。茲擇其尤洽鄙懷者。傳錄數則。亦聊以闡解余書之章次也。

舊羅曲語曰。詩之六義。詞得其風雅比興。而曲獨得其賦頌。夫曲無比興。人或疑之。不知曲之名義。僅指立意而言。立意確以曲曲折折。層出不窮爲貴。若措詞。則適當用其反義。非直不可。非盡不可也。曲之妙處。使在倘說得痛快。韻味儘管雋永不盡。而意旨必顯豁呈露。髣髴必一洩無餘。要不當呑吐滯澀。故詞尙意內言外。曲竟是意外言外。詞尙沉鬱頓挫。在立意。曲尙豪辣浩爛。在遣詞。詞靜而曲動。詞縱而曲橫。詞內旋而曲外旋。詞收斂而曲解放。詞之措詞。比較上不免扭捏做作之處。若曲則適如時下新名詞。所謂赤裸裸的是也。凡此若求其所以然。則皆以詞之用在深而曲之用在廣耳。按琴生有此說。余書前亦同有此論。蓋平日之言論。常常相契如此也。

曲語又曰。倘拈著廣字。則更易了然於曲矣。何則。老嫗都解。在詩猶不免鄙淺。在曲則當行之至。有井水處皆歌。在詞傳爲佳話。在曲則無足奇也。無他。曲之致用在廣。在普遍。其求人之了解也。不獨於寫在紙上。讀在口中。並須于歌在喉際。若擇其詞看得懂。讀其詞聽得懂。唱其詞便聽不得懂。其詞便猶有缺憾。故王驥德曲律有言曰。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說。是眞爲箇中攝著撲處語也。又王磐作滿庭芳有毛詩中浪說鼠無牙句。王驥德謂。使村人聽之。將以爲茅廁中云云。特爲改作矣。詩人浪說鼠無牙。夫曲家下筆。時時顧全村人之了解。則措詞中。倘容有絲毫典重晦澀之處乎。蓋非明白曉暢。極情盡致。不足以醒痴頑而砭錮習。度盡衆而化蚩氓矣。夫曲之本義。原如此也。故元人之作。無論雜劇散詞。皆取材極廣。陳義不高。方言俗語。盈篇累牘。而不以爲陋。自南曲浣紗玉玦諸記。開穠儷駢綺之習。曲旨斯盡喪矣。故論曲之大體。南迥不如北。論藝之精微。更必推極元人。且不必以其先也。實亦因其正耳。倘以今日論文學者判別詞曲。則詞爲貴族文學。而曲實平民文學也。

曲語又曰。曲既盡情直述者多。而不倘比興。故有嘲罵而無諷刺。周德淸作詞十法曰。不可作譏誚語。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然按諸元曲。託景物而隱規箴者絕少。如昔人所傳曹明善岷江綠譏伯顏等詞。極其少見。周氏之說。不足見信。蓋此一體中。不必如許粧模做樣。正要有話說話。假面具當盡揭去也。故以人喻詞曲。曲固具北人直樸豪邁。亢爽風流之概。而詞竟是南人深沉宛曲。溫柔爾雅耳。詞是潛機內運之工心計人。而曲直是莽男子耳。曲至明人。運用有別。習氣最壞者莫如藉作尋仇雪恨之資。王九思之遊春記。明報西涯放廢之仇。屠長卿之曇花記。大洩顯卿告訐之恨。王辰玉之長安街。建指言諸公。湯顯祖之紫簫記。道秉國首揆。瑞玉描寫魏瑞私人。寶劍指謫分宜父子。白練裙詘馬湘蘭。中山狼詈李天賜類此荒唐。何勝僂指。大者文禍一旦。而與小者疑案

百年不決。（如琵琶說識王四荊釵謂彈十朋後人聚訟終不能結也。）以致傳奇之作。端人正士。戒爲畏途。而從此淸明坦蕩之文章。一墮而入邪魔惡道。元人之天機一片。嫵媚爛漫之姿。眞切淳摯之志。至是乃戕斲殆盡。而曲乃于斯大斂矣。讀李笠翁之曲部誓詞。至於瀝血鳴神。剖心告世。以明其所作傳奇。不含任何諷刺。藉息一時蜚語。不可慨歟。夫製曲乃文人快事。而無端荊棘橫生。機械百出。一至于此。是苦惱之不遑。尙何快樂可說。觀于此。乃令人嚮往東籬振鬣長鳴之風。仁甫奮翮言騫之概。而不置矣。按元之北曲、與北宋之詩餘。皆恰到詞曲好處。前此者較之。則覺尙未成熟。後此者較之。則又覺泛濫過度。僕之署二北者。蓋亦私識具所嗜好耳。琴生此論。與尋常泛泛崇元而抑明者。似又不同也。

曲語又曰。詞用比興。唱說者。曲則用賦。明說。可舉一例。飛卿菩薩蠻十四章中。有「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暖香惹夢鴛鴦錦。」「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翠翹金縷雙鸂鶒。」「鳳凰相對盤金縷。」「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金雁一雙飛。淚痕霑繡衣。」所舉鷓鴣。鴛鴦。蝴蝶。鸂鶒、鳳凰。燕。雁。皆以物之成雙、與人之孤獨。敍物之精好工緻。盼人之歸來享用耳。此詞人之法也。甜齋梧葉兒春思曰。「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鶯燕。釵頭金鳳、凰。被面繡鴛鴦。是幾等兒眠思夢想。」「雅鬟春鬟、彈象梳秋月欹、鸞鏡瞵粧遲。香漬。青螺。黛盒開。紅水。犀釵點、紫玻璃、只等。待。風流。畫眉。」將人物間之觀感。明明白白說出。此曲家之法也。徐氏二曲。可作溫氏十四詞之的解。與雅疏。乃張惠言謂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是離騷初服之意、蓋必欲附會溫詞爲感士不遇也。奈之何哉。按常州詞派。爲矯正陳朱末流之失。乃一昧以風騷比興論詞。藉事推崇。惟詞選所疏諸語。祇顧自圓其比興之說。遂穿鑿附會。厚誣古人處實不少。且其說終亦無以自圓。余每謂後人視詞。不失之輕慢。卽失之矜持。輕慢者固不及。矜持者亦太過。其爲失眞則一也。周止菴知皋文但求深入之弊。故創有寄託以入。無寄託以出之說。變之。必如此而後常州詞說。始能穩健。但世俗震于皋文風騷比興之說。堂皇。犖焉懾服。而不知其末流。又實坐一僞字之弊。但看詞工於宋。而宋人並未力倡風騷比興有如淸人者。則知宋人之不倡。乃得詞之自然。淸人之力倡。初乃有激而發。繼則門面話耳。琴生茲獨借鏡曲境。以明詞弊。殊覺新穎。

曲語又曰。元曲嚮來推關白馬鄭。蓋謂雜劇也。若散曲則鄭不足數焉。而關馬仍不愧爲大家。但論散曲者。必欲舉一首小令。而以表見其餘。阿吾所好。其爲白氏之寄生草賦飲乎。其詞曰。「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此首協音之妙。周德清久有的評。毋庸不知音者更强爲增飾。若論其他。則尙多可爲元人小令表率者。元曲由元時一班潦倒之才人所造成。亦卽由一班才人之潦倒所造成。此詞憤世嫉俗。遯世逃情之意味。極爲濃烈。足以表見元曲之成因。一也。元曲以豪放不羈。趣高氣勁爲尙。此詞軒昂磊落。不同凡響。烈士壯心。寓懷言外。足以表見元曲之精神。二也。元曲以鳳頭猪肚豹尾爲法。其說不刊。此詞首二句俊快。腹聯三句豐滿。末二句響亮。允合步驟。足以表見元曲之法度。三也。元曲取材貴廣而雜。經史百家。俱供驅遣。此詞運典使事。如風行空。不著痕迹。足以表見元曲之文學手腕。四也。曲與襯字。而在小令不可多。又逢雙必對。三句聯對。謂之三槍。尤曲中所獨有。此闋中不字。但字。襯也。通體皆對。而絕自然。應有盡有。而恰如其分。足以表見元曲之體製。五也。雖然。阿吾所好。言之如此耳。安能盡强人同吾意哉。按近人說曲者。好舉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之天淨沙。爲小令全例。以爲空。舉之驥。舍此莫屬。不知此首造語。過於凝重。全無曲中疏宕之美。何足以爲準則。是仍不知曲者之非見也。得琴生此論。而後曲之爲曲。乃光明矣。惟吾意白氏前作首句尙欠流暢。斯爲小慽。

寒假旅行記

皆平

我們是從一月二十一日夜間自唐山動身的。一直到二月八日下午才回校。前後在外面十八日。所經過的地方上自居庸關。下至上海。往來萬餘里。經過京奉京漢京張滬甯諸線。這次旅行目的原在參觀各工廠和各種工程。但中國是充滿了史跡和風景的。雖然這種目的在較乾燥的工程底旅行。也不能禁止人行這些路。不有許多印像。我這裏所述的。當然不及什麼專門的知識。但有些與普通人以興趣的。也要搭着說一說。

我雖然是坐過了火車很多次數的人。但却極不耐火車那種顛簸和軋軋的聲音。我在火車上總是頭昏昏的。覺得看見什麼有意思的東西。要叫他在腦筋裏成功一個有意思的印像。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在車上總帶着空的頭腦子。睜着眼或閉着眼。坐在那裏。所以我自那夜裏睡在我們的旅行車中。第二天一直到人叫吃早飯才起來。雖然是醒了。眼看着外面。但沒有一點印像可以讓現在重印出來的。

下午二點車到豐台。由那裏轉京張車向居庸關進行。這一路工程。是我國工程界偉人詹天佑得名的由來。所以自南口到青龍橋那一路。倒特別的引起我們土木工程的學生注意。自南口而北。沿路多山。路坡極陡。在南口地方。火車頭在前面拉着不行。要用火車頭在後面推着才能上那陡坡。路線是沿着山間小路的。所以車行時。常見那偏西的太陽被崢嶸石頭遮住。那種風景倒是說不出來的最有趣味。同時那種險狀也是不可形容的。後來經過了三個山洞。才到青龍橋。

青龍橋却不是一個熱鬧鎮市。是爲着停車。好向西邊轉一個極便利的灣子到綏遠那一帶去的。我們既在青龍橋停了車。於是我便下來。（這是我的習慣。我坐車坐夠了。等到停車下來走一走。覺得是快活不過的事。）那時我知道我們車子要在這裏過一夜。大可以在邊近散散步。去去昏煩。於是在車子上所有的昏煩。此時盡化爲興味。在車上所看見的長城。現在被頂在山脊上。像要招我上去一樣。那時天已要晚了。我的後脚跟有點凍瘡還未好。但興味是不容我偷懶和胆怯的。於是我就拖着一隻鞋。由一個梯子上了圍鐵軌的短墻。由那短墻直走到盡頭才下來。到對面的長城底下的小亭裏面。城寬約丈餘。因爲時常有人遊這城頭。所以那逼陡的墻被人工將城磚做成一層一層梯級。恰好那時有個同學打西面來。我就邀他上城看一看。他也倒好。答應我了。我們於是就一步一步走上去。啊呀。眞費力。上了一半歇一歇。他想不上去了。天已黑暗漸漸罩上來了。但我不管。歇過了就往上走。上到了第一個墩堞。我上去了好半天。四轉一看。不過更看得多些禿山和那長城。右邊有一個門。我就走下那門。出了門就是荒山。正要出門的時候。拍拍的聲。嚇我一跳。原來是被我嚇起了一隻在門頭上安息的野鴿子。倒累他黑夜裏不知道往那裏逃去。我那學友看我上去了。他也鼓着勁上去。他到那上面。正是我在下面的門外時候。却

又累他吃驚不淺。在那地方又稍爲留連一會。拚命的叫叫。倒也不寂寞。對面的山總會回應我們的。黑了。天也知道送個月亮在那更遠的長城角。照着我們下來。要下來時望底下一望。看不見我們在前住脚的亭子了。這才知道是這麼高這麼陡。回到車上他們正在那裏食晚飯。我們一面食飯。一面誇我們的登臨。倒引了幾個人。停住筷子聽我們的談話。這一晚覺得快活的了不得。倒把以前可憐的戍邊和築長城的朋友們忘記了。原來是血早已化爲烏有了。骨已腐了。連我晚上想着一點燐火。也都看不見了。不但如此。在晚間寂靜的時候。在浩大空窪中。一點聲音也聽不見。還有什麼古可弔呢。所以我們在第二天早上。聽了冰凍被下水點子底小聲音。我於是不來詠長城却來詠澗水。

『淒淒切切的許多小聲音。

是訴苦麼。是私語麼。祇是那樣不歇的發出——原來是冰凍被下的一些小水點兒流着。

呵。他們在前面跑的弟兄們。已被冷哥哥捉住致殭死了。那裏不就是雪白的屍堆麼。他們還不知道。罷。爲什麼這般急向死地裏流呢。

小聲音似乎回答道。「多誇你這多心的人。倘我們要就此停了。我們不等到前面就早已被凍倒了。我們前面的兄弟們。原是在那裏失了勇氣。跑得不快。才被那可怕的冷哥哥捉住去玩弄的。我們現在想越流動得快越得着生命。」

他們說着跑着。可憐他們仍然不能跑得那麼快。因爲冷哥是駕着風死奔地去趕他們。後面的一大陣小水點也向前走。也是那樣說法。想法。死法。

那一樣地傻。

他們眞是可憐。

兩旁的石哥土姐是冷淡無情地望着他們去送死。甚至於那有權力的太陽公公也祇對他們苦笑。

但他們好像是一切不管。

祇要在能發聲時他們總帶着——這却不是悲聲——微和的歌聲向前進行。』

長城之一角

早上九點。由車站人帶我們參觀八達嶺山洞。這個洞是穿過了石頭八九百尺。洞高近兩丈。爲這路最長的洞。這個工程底浩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我們要進這洞裏去看。但我們沒有帶燈。就由那個帶路的人替我們斫些樹枝預備

做瞎子的引路杖。我們進了洞。漸漸由光明和黑暗陰冷的深窟。越走進去越黑越怕人。從前一大陣的嬉笑的聲音。也漸漸死下去。祇聽見腳步踏那墊軌道的碎石聲夾着些樹枝敲着鐵軌的聲音。走了不少時候。才望見前面有團耀眼的亮光。好像是亂七八糟的。走出了自然是歡喜得了不得了。但在裏面時。覺得由光明入黑暗可怕。就是由黑暗見到光明也有些躊躇。我們於是走上面的路回去。因爲要帶看看起頭打洞的井眼。走那上面才看出天險是這樣的。山是重複的灣了一個山灣。忽然又有一個山在前面。路是那樣斜陂窄狹得不好走。正在那個時候。我注意到在一個逼陡的山路上一大灘流水結爲實滑的冰凍。那些趕驢馬車的人。四處找磚石來把那冰凍蓋上。因爲可免掉太滑不好走。但那些石頭多有放上就滑跑下來的。可惜我沒有功夫等着看那車子到底怎樣走法。前走。走到了一個破爛的石關底下。石頭光滑得要停不住腳似的。上面望望。原來就是有名的居庸關。現在有了鐵路什麼天險是被夷平了。我在這裏却無撫今追昔的感慨。祇想唱人力征服自然的凱歌。回到車上。已經十一點多鐘。十二點開車。即與這寂寂的地方告別。到豐台停車了。

豐台是個大站。京奉京張京漢都是在這地方換車的。我們要換搭京漢車，所以停的工夫准許我和幾個學友到街上逛逛。豐台的街市祇是對火車站一面的熱鬧。但那樣形式是方興未艾的。將來一定是個大鎮。我們於是又向那僻靜的街巷走走。恰好。走到一個警局門口。遇見一家逃荒的。一個男子担了兩個籮筐，一頭一個小孩子。別的兩個男子担些被單鍋碗。還有兩個女人一個老太婆。那個担筐的男子間那警兵話。那老總氣焰極盛的指東畫西的問他這樣說那樣說。「什麼粥廠在某處某處。明天才准走。」我不懂得是什麼意思。祇聽見那位老太婆在旁邊連聲接氣地讚揚這位老總真好心。真是她一生所未見過的。最後話說完了。他們要動身了。這位挑担男子道謝。祇見那老總代說不說的手揮着說「快去。快去。」那位老太婆滿臉陪笑的走去。但走了幾步。就見她們把臉子放下。在那裏議論起來了。走着議論着。我們也跟着出了那條巷子。看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粥廠」幾個大字寫在白布上。布隨風飄着。像是招手叫我們進去看看。我們就去到那地方。看見那些災民蘆席屋。低得快與地平。這裏一時鑽出一個小孩子。那裏又鑽出一個大人。人的活動絲毫沒有了。祇有多少嘴張着哀求人把食物送進去。唉。可憐。可憐，

即日傍晚車自豐台開去。二十四日下午到黃河南岸。因爲我們要參觀黃河鐵橋。所以車就停在那裏。這黃河鐵橋就是現在預備二千萬元重修的黃河橋。這個橋是比國工程司建築的。工程極敷衍。橋長約萬五千尺。合八里多路。車子走在上面。速率極小。簡直要不走了。黃河身近此岸的多淤起來了。祇剩近岸的千餘尺闊有水。水是黃泥湯夾着些冰塊在那裏湍流着。這個橋因爲軍事上的重要。歸陸軍部管。我們去參觀。費了許多的事。才得那官兵的同意。橋過去不遠。就是芒山洞。這條洞是專爲選窄河身而打的。沿黃河南岸的是土山。北岸全屬平原。所以這個洞沒有什麼煩難的工程可言。在那些土山上有多少小洞。從洞裏現出星星燭光。原來就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們所住的家。我們吃過了晚飯。有多少剩粥剩飯剩菜。被聽差掀在火車窗外。我就在那裏看見一個女人懷裏抱着一個小孩子。由車底鑽過來。接着又有一個小孩鑽過來。（大概是她的兒子。）他們在那裏拾這些菜飯。又帶食着狗的鼻子尖

也來了。牠也不怕人就和這母子倆搶着吃。黯淡的月亮下這幅圖畫和我們車裏穿的裘吃的油的先生們一比。我祇心裏暗叫道「相隔祇一片木板呀」。約九點鐘頃我們車開往鄭州。歇到鄭州時候還未到十二點鐘。鄭州是個很熱鬧的商埠。我們到街上走。果然祇見些大布莊雜貨莊洋貨店和銀樓錢店。正在街上閒逛着瞥眼看見一家招牌上寫着「中華書局分店」。我們就到裏面要想買點閒書預備在車上消遣。那知道那裏面所賣的書大都是些舊小說和已舊的新書。（聽說那邊銷場最大的還算是這些舊小說）我問那位店主。鄭州有多少書店。他搖搖頭說沒有什麼。他們的就算是頂大的了。夜兩點鐘始開車向漢口行。二十五日夜十二點到漢口站。共說了四點鐘。車所經過的這一路。都是極目無垠大平原。有青的麥田。蓋着白的雪被。自信陽而南。才漸漸的有南方風景。車要快到漢口時。那段軌道是沿着長江的。淡白的月色。映着江水。時時微風動着浪。閃



濟南古歷亭

飛閃月光到我的眼簾裏。但我終覺那長江是偉大不驚的。好像一個寬容大度的人物一樣。我自已坐在車上被那不善開車的車首鬧得頭昏。又被那樣忙碌的車子拖着亂跑。望着望着。那安慰的長江帶着月色。漸漸的離開。離開。不見了。祇落我一人。對窗外拚命的叫。「啊。長江。我讚美你。讚美你的偉大讚美你的深沉。讚美你給我一切不可言喻的印像。啊長江。我讚美你。我讚美你。」離開我那偉大靜默的長江。到了繁噪的漢口。眞是繁噪的漢口。

二十六日是我們渡過漢陽去參觀漢陽鐵廠。參觀了有三點鐘之久。其實也不知有多少東西還沒有細心看完呢。漢陽鐵廠規模洪大。是外國人指爲「黃禍」之源的。其實現在也辦得無精打采了。在這裏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使人可以覺着科學的權力。記得我不一個同學在唐山到了一次火車製造廠。於是得意的對我說。我現在才知道科學底能力有這

麼大。」我想他要是看了漢陽鐵廠我眞不知他要崇拜科學底權力到那一步。讓我走那裏面提出一個例子。鐵架的梁上。輕便車子帶着一個大老虎鉗子。從那一方來到一個地方。那地方其先我祇覺得熱不過。那知道把一個三四尺對方蓋子一去。把那老虎鉗子往下一放。就鉗出二三尺對方。五六尺高的紅熱的鉄柱出來。那鐵柱在地下一放（那地不是土的。是能轉的銅圓柱和長鋼板間着合湊成的。）當紅熱柱往下一躺時。於是那橫睡的鋼圓柱就轉起來。把牠移在一個壓機的地方。當這鐵柱不正對那機時。於是旁邊起了似手的鋼條將牠往裏面一移。於是鋼圓柱又一滾。就把那熱鐵滾進壓機。在那地方被壓扁了許多。增長了許多。這個程序。接續到了十幾回。時候祇須二十分鐘上下。那個原來是二三尺對方的截面積紅鋼方柱。就被壓變成一個六丈餘對方。十多尺長的方鋼柱了。這個鋼柱再經過那稱截鐵機。於是一截兩斷。好像切豆腐一樣。那被截的短鐵。於是又被許多橫睡的圓柱子。送到一個合宜的地方。在那地方。又來了一個鉗子。鉗住了這個方鐵柱。往前一走。正和一個螞蟻銜一枝蒼繩腿向洞裏跑一樣。到了那個堆鐵柱的地方。於是鉗子就把鐵送下。鉗子鬆開。又跑到原來的地方。預備再鉗第二個。總而言之。一切死的東西。都被用活了。來做人所不能做的事。

二十六日晨我們渡江到武昌去參觀紗廠。這裏面沒有可說的。我原想到武昌城裏。後來因爲雨阻。所以祇好回來了。我在這地方兩天。最令我深印在心腦的。就是湖北這一方的人好吵。什麼地方。你都可以聽見吵聲。拉黃包車的。撐船的。走路的。本可以不用說話的。他們要對罵幾句才快活一樣。我還聽他們說到漢口人算最刁滑的。據我的眼見。我要相信這句話。當我坐船的這時候。我見江上飛着些白鷗。那樣閒法。那樣靜法。那樣自得法。我不知道牠們怎樣耐得這樣繁噪的漢口的。我更不知道這繁噪的漢口。也會有這樣安閒靜默的飛鳥在江上飛來飛去的。但也幸有牠們給我些安慰。

二十七日自漢口開車返。恰倒霉碰見一輛師長包車在我們的車子前面。我們那輛車是京奉的。並且新油漆的。於是就有些拜謁大人老爺的人們弄錯了。把片子紛紛送到我們的車上。求見大人。等到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是旅行的學生。於是他們又起來追問。「你們是那個學校的。校長是什麼人。領着的教員叫什麼名字。共計有多少人。」像然有介事的盤問一大氣才走。這位師長走到這一站。也有兵站着迎接。到那一站。也是一樣。於是他總一站一站的下來。對那些兵也不知說些什麼話。說話的工夫大了。開車的鐘點到了。吹哨子的是不敢吹的。非等他上車不克。到了保定他才下去。車子的鐘點是被他誤了一兩點。在保定車站裏。我看見幾車棺材。都是從外面運來的。聽說保定人差不離家家富兵。這些棺材裏的朋友。大概就是捧起曹吳爲政治上重要人物底那些「傻小子。」我不當說他們「傻。」祇是可憐罷了。

三十晚八點到濟南。我們車子要在那裏停一夜。預備明日參觀黃河鐵橋。下了車。我就和幾個學友到街上看看。街上看見最多的便是黃包車。後來我問一個黃包車夫。他說城內外共有五六千輛。拉車人有一萬多。他們裏面最好的。一日可以得一百多銅子。但車租錢却須三四十子。儉省吃食也須三四十個子。所以很少有餘錢的。車夫告訴我們說。三馬路熱鬧。我們於是就向那路上逛去。那一路上引起我注意的是日本商店。差不多要佔了半數。還有馬良

寫的那種「樹枝體」的遍額和招牌。讓我揣度他在山東原是好賣弄風雅的。也且很與民間接近的。馬路不大長。沒有一會就走到盡頭了。於是就坐車子回來了。

第二天我們本擬一早去參觀黃河橋。那知那裏工程處的辦事人。說要到十一點多鐘才到公事房。於是我們祇好定在下午了。上午我就和兩個學友到濟南城內遊遊名勝。第一處我們到的趵突泉。那泉有許多洞眼出水。有三個特別的大洞眼。出水柱直徑約尺餘。被圍在一個石砌的欄杆內。跳躍的湧出來。水極清。還有賣茶的。但在那時候。沒有開張。大概到夏季才開的。沿趵突泉坐車子到大明湖。經過濟南城內街道。街道很寬。都是不砌的。覺得是此方最乾淨的街道。到了大明湖。於是五個人花了一塊錢叫了一隻遊船。船倒是很講究的。和秦淮河裏那些遊舫相似。大明湖。我理想中的一片白水。到這裏才叫我失望。原來湖裏有荷花。這時自然一齊完了。連枯荷幹都不見了。祇剩有一塊一塊水田似的小地。船路祇沿着一個溝。溝也不甚闊。那兩個不精巧的舟子。時常把船碰到溝岸。那條溝是通着歷下亭。張公祠。和北極廟。我們於是就到這幾處遊一遊。歷下亭是所很精緻的房屋。裏面陳設也好。大概是那班大人物們避暑時常聚會的地方。那裏有人賣碑帖。我於是買了幾種。乾隆御牌。黃庭堅書蘇東坡「大江東去」詞。楊繼盛的一付對子。何紹基書的「快哉亭記」這實在是被風雅影響到不得不裝點風雅。張公祠裏面房屋也很好。是濟南士紳建築來紀念一個清督撫張耀的。出了張公祠。旁邊有個曾子固祠。修理祠費。張大帥(勳)出得最多。(一千元)因爲曾子固是他的同鄉。從這被我更相信一個江西學友對我說的「張勳對於同鄉很有感情」的話是眞的。北極廟裏最破爛。我們登樓時。我眞有點怕那截要倒下來。那樓緊靠北城。大明湖全在目下。對面還有歷山與廟平。在這裏觀察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那些看祠廟亭的人。都很帶些文氣。更有那搬帖的孩子。說了許多有名的書家。說這帖好。那帖好。也很饒趣味。大明湖一遊。雖然不在時候。(夏天最合宜)但遊得倒也滿意。距大明湖門沒有幾步。就到一家飯館。我們就進去吃飯。那館裏倒也很挂些字畫。並不像我們縣裏的那樣俗氣。一個中堂寫的有一首詩。因爲很自然。我把他背下來。至今還沒有忘記。「黃髮兒僮就地眠。濛濛細雨草生烟。醒來不見黃犢。尋至東村涉水邊。」在那裏我們要個黃河鯉。價五十子。還要些別的菜。弄得口味都不好。鯉魚也不甚好。算賬時他說四吊多。我們很詫異的。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以五百爲一吊。五十爲一百的。飯用完了。我們就坐車子回來。走到大街下。瞥眼見一個「齊魯書社」。裏面陳設許多新書。本想下來看看。却被車夫拉得太遠。又不願意下來。這裏於是提起我在那飯館墻上所看見的學生會演文明新劇三天的話廣告。猜到山東學生的活動。是完全沒有停止。回來就坐車子到黃河橋。因爲他們已經在我們前去了。黃河橋離車站十二三里。來回化車錢五十子。走到路上。看見一個小山。土已被水洗掉。種剩黑石塊。好像是人工堆上去一樣。那山上面有個廟。一個車夫很得地述那廟裏「吃死了一個和尚。餓死了一隻狠」這段故事。我爲經濟紙筆起見。不重述。祇讓我的多思讀者們去猜罷。車快到黃河橋。遇見別的學友回來。他們對我們說。「你們去。不要說是學生。就說某某紗廠辦事人。因爲那地方有兵守着。不准看」我們下了車。走了一大會。才到了黃河橋。由一個看橋的工頭領我們去看。倒也未生什麼麻煩。這個橋是德國人造的。(這

個德國人現在同濟醫校爲工料主任）是一九一三年成功的。這個橋造得既堅固又完善。車子走至上面。還是可以用滿足速度跑。橋很寬。當中是火車道。兩旁還預備有人走的道路。橋係三段合成的。長計〇〇〇〇〇密達合中國〇〇里。參觀完畢。坐車子回來。我在車上於是成了一種對於山東人憐愛的印象。我覺得山東人都是誠實無欺和藹可親的。我們坐車子原來講的價也沒有什麼爭的。但拉到那地。我們總覺太遠了。不過意。添他們些錢。他們總是誠懇的表些謝意。由此我就幻想到我所遇的那些山東人。凡有買賣的。祇覺得是一家人。他替我做我不能做的事。我很愧地不能代他做些他們不能做的事。我祇好從良心裏流出讚美的話來。「誠實的山東人呀。你們眞是人類的朋友」說到這裏。我又不能不代山東人担憂。因爲我第一日在車站上黃昏所見的無線電桿。原來是日本駐青島第某步兵營的。本天早晨在馬路上。見些日本兵。穿着黃衣裳。戴着有一道紅條圍定着的黃軍帽。腰帶刺刀。在馬路上得意洋洋的大踏步走去。

當晚即向浦口出發。次日晨七點始渡江。搭十一點車。次晨到上海。上海南京都是我到過幾次的地方。所以沒有什麼印象可述的。已經寫了不少。途中所遇的事就從略了罷。

世界各國富力之比較

世界各國一千二二年富力之統計可列表比較如左（以百萬元爲單位）

美國	三二〇・八〇二	拉鐵維	一・〇〇〇
英國本部	八八・八四〇	芬蘭	三・六〇〇
法國	六七・七一〇	荷比	八・二六〇
德國	三五・七〇〇	加拿大	二二・〇九五
意國大利	二五・九八六	墨西哥	七・九〇〇
西班牙	二九・三一九	古巴	八・〇〇〇
瑞士	四・五六七	阿爾然丁	一三・一七八
中國	一九・〇八七	巴西	一三・〇二〇
波蘭	一七・〇〇〇	祕魯	四・〇〇〇
智利	三・〇六四	澳洲	九・六八九
印度	二一・九六〇	紐西蘭	一・七五六



紀實小說

丁少爺

繆子

大概久住在天津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曉得丁少爺的大名罷。在中國的社會上稱得起少爺的總是有一種優越的他位。因爲『少爺』這一個名詞原是富貴人家子弟的代名詞。尤其是『大少爺』我們一聽見『大少爺』的稱呼至少可以想像到一些豪侈和游蕩的神氣。這一位丁少爺當然是中國社會上許多大少爺之一。

丁少爺的名氣何以比別的大少爺更大呢。這個也很容易明白。沒有別的只是丁少爺的大少爺脾氣比別人更利害。大少爺大概是沒有不逛窰子的。丁少爺逛得自然更凶。他天天在天津的『三不管』各班子裏打茶圍。單說他的打茶圍一件事。已經令人驚異。他每打一個茶圍並不是什麼開二三十塊錢的盤子。他是一進班子的門。便叫人把班子的門關上。所有這一班的姑娘的盤子。他都包辦了。這樣花錢的大少爺在天津這一塊地方自然要轟動一時。

不是有銅山金穴。任憑你有多少錢。要把他消費完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丁少爺這樣的出風頭花大錢。不到幾年當然便墮落了。我們從前常聽說『大少爺拉東洋車』這一句話。墮落後的丁少爺怎麼辦呢。他窮得一錢莫名。難得也去拉膠皮麼。（天津人把人力車叫膠皮）。

我們想不到墮落後的丁少爺竟這樣有志氣。他不向親戚朋友去借錢。他要從根本上想一個生活獨立的方法。他同他的妻子商量做什麼小買賣。他的妻子會做糖葫蘆。便做了些糖葫蘆。叫丁少爺去賣。居然生意很好。因爲丁少爺賣的糖葫蘆比別家的都好。而且可以賽過北京琉璃廠的『信遠齋』。所以他的糖葫蘆大受歡迎。丁少爺的名氣本來很大的。人們後來打聽出賣這糖葫蘆的便是丁少爺。於是丁少爺的糖葫蘆在天津也有了很大的名氣。

現在這位丁少爺聽說有四十多歲了。他的糖葫蘆生意更好。去年十二月底。有幾家人家要定他的糖葫蘆。多定不着他的糖葫蘆。每天做得不多。誰要買只好先去定。一到年底。供給少而需要多。不要說買不到。連定

都定不着了。他在當大少爺的時候。吃上了鴉片煙。到現在沒有戒掉。但是他現在每天除舒舒服服吸鴉片外。更可以獨立生活。衣食住三大問題也都不用愁了。他不但不拉『膠皮』。而且坐着「膠皮」賣糖葫蘆。這是確確實實的事。

他坐着『膠皮』賣葫蘆。常常走過他的親戚家門口。他的親戚都很怕他走過。有損他們向來的體面。但是他卻偏在他們門口提起喉嚨高喊一聲『賣葫蘆』。有幾位親戚竭力勸他不要幹這個事。替他弄個『一官半職』。他們以爲這樣可以恢復社會上優越的地位和大少爺的名譽。而丁少爺卻不是這樣想。他以爲他現在已經有了職業。而且是很穩當很安慰的一種職業。他至今還是坐着膠皮賣葫蘆。

以上這一段事實是一位天津票友郭君對我說的。大少爺是一種『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物 Social parasite。他們最大的任務至多不過是『消費』。而像這一位丁少爺卻能於墮落之後。企圖獨立的生活。在勞工界得一位置。總算很難得的了。所以我特地把他寫出來給現在社會上許多大少爺看看。

作者附誌





決賭

俄國柴霍夫著
怡廬譯

柴霍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爲俄國近代文學最享盛名的著作家。他的作品率多是以灑脫新穎的文筆和滑稽的精神極明顯的描寫社會上的情形和人類的生活。惟妙惟肖鬚眉畢見。著者在本篇着眼之點是在揭露社會上的弊竇形容富人翁的驕枉和奢侈恣縱的本性。『銀行家』終年處於金錢的勢力指揮之下。竟因爲細微的原故與人決賭至二百萬之鉅。後來爲道義所感動遂蒙受了沈痛的懺悔心。這種可笑可悲的形態活潑潑的躍在紙上。不啻一副絕妙的譏諷畫。

譯者附誌

一

正是秋際黑暗的深宵，一位老銀行家往返的在自己的書齋裏踱來踱去。想起十五年前的秋間他有一次設備晚宴。在筵席間曾有許多的哲人引起了饒有興趣的敘談。他們所討論的是關於死刑的利弊。在賓客之中有不少的文人和新聞家。大多數對於死刑都是反對的。他們以爲這種懲治的手段已經腐舊了。不適用於文明國家。並且過於殘酷。有些人以爲應當用終身監禁來代替死刑，

『我不贊同，』主人銀行家說。『我雖然沒有嘗試過死刑和徒刑。但是據表面上論斷起來我看死刑比較徒刑仁慈厚愛的多哩。死刑在剎那之間便可置人於死。但是徒刑過於拖延了。究竟那一種致死的方法較近人道。是在數分鐘的工夫便將你戕斃。還是剝奪你的生命在若許年之間呢。』

『兩種都是一樣不近人道，』賓客中一人說。『因爲都是同一宗旨—剝奪生命。國家並不是上帝他沒有權利去把不能恢復的生命任意的剝奪。』

賓客之中曾有一位青年法學家約有二十五歲左右。衆人便詢問他的意見。他說道。

『死刑和徒刑都是一樣的暴厲，不過如果是命我挑選的時候。我當然是挑選徒刑，活着無論如何總比死去强的多哩。』

於是紛擾的爭端發生了。那時候銀行家還較比年少和躁烈的多。忽然怒氣蓬勃。把手敲在桌子上喊叫。走在青年法學家的面前說道。

『不確。我賭二百萬。你在監獄裏決定坐不了五年。』

『若是的確如此，』法學家答道。『我也願決賭。不是坐五年但是十五年。』

『十五年。可以，』銀行家喊叫。『諸位先生我賭二百萬。』

『贊成你賭二百萬我賭我的自由，』法學家說。

於是這種野蠻而無意識的決賭便成立了。那時候銀行家不曉得二百萬如何的鉅大。只是驕傲和輕意的並且是以決賭爲娛樂。在晚餐

的時候。銀行家曾向法學家嘲笑着說道。

『你覺悟吧青年人。現在還不爲晚。在我這一方面二百萬算不了什麼。但是在你的生活上將要犧牲三四年寶貴的光陰。我說三四年是因爲你決不能坐的過久。你還不要忘記。不幸的人自願的監禁比應科罰的難過的多。永遠享有自由忽然坐在賭室裏這種意想定要損壞你終身的生活哩。我對於你非常的可惜。』

就是現在銀行家還往來的走着想起此事仍是詢問自己。

『這種決賭算是什麼。法學家空耗去了十五年的生活。我去丟了錢財二百萬究竟利益在何處。果能給人們證明死刑較徒刑的好壞麼。不然。不然。這不過是無意識的妄舉。在我這方面是富人翁的恣縱。在法學家那方面完全是金錢的貪戀罷了……』

以後他又想起當日晚宴以後所發生的事端。會決定法學家當受嚴重的監視。拘監在銀行家的花園中建築的房舍裏面。訂定在十五年之內。他沒有權利去越出門檻一步。和主人晤面。聞聽人們的言語。接收信札和報章。只是允許他有些樂器。讀書寫信。飲酒和吸烟罷了。按照契約他只能從此特意建造的小窗洞裏。緘默的和塵世上週旋。應用的物品。譬如書籍。文件。酒和其餘的東西。他能任意的取用。不過祗是由小窗戶洞裏。把訂定的零星條件預先看過了。於是法學家便應當去受拘禁十五年。正從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午時始。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午時終結。法學家這一方面對於約定的條件略徵有一點違反。雖然是在期限二分鐘以前。銀行家可以沒有出錢的務義。

法學家在拘禁的第一年。據他的簡略的記錄上看起來。他因爲這種孤獨和憂鬱感受了過重的痛苦。從他的房裏晝夜都聽見有鋼琴的聲音。他把烟酒都拒絕了。他曾寫道。『酒最能引起人的情慾。但是情慾爲囚人唯一的痛苦。並宜飲了美酒。誰也看不見這過於愁悶了。那末烟在他的屋裏容易把空氣損壞。』在第一年送給法學家的書籍都是些簡單的內容。愛情小說。奇幻的著作和戲劇等。

到第二年在房裏音樂已竟停頓了。法學家在自己的簿冊上只是要求經典。到第五年又聽見奏樂的聲音。並且囚人要求飲酒。那些在窗前監守的人們說他終年只是吃喝和睡眠。時常的打哈勢。並且自己憤懣的向自己敍談。書他並沒有念。偶然他坐下書寫。寫的很久。但是到清晨便把所寫的撕成粉碎了。他們已經不是一次聽見他隱隱的哭泣。

到第六年後半年囚人竭力的研究外國語言。哲學和歷史。他如此奮勇的攻求各種學科。銀行家勉強能供給他的書籍。在四年之間。按照他的要求訂購的書籍已經達到六百本左右。在這勤勉的時期間。銀行家曾得到囚人的一封信。『監獄官先生。我給你寫的這幾行是用六國文字。你示給諳達的人們。令他們誦讀吧。他們若是不能尋出一點的錯誤來。那末我請你在園裏鳴鎗。這種鎗聲可以告訴我。我這些黽勉的精神沒有枉費。各世紀和各地方的英豪。雖然所說的語言不同。然而他們的氣燄却是一樣的。唉。你要曉得。我現在善於領會他們。我的心靈感受了無上的歡娛呵。』囚人的欲望果然達到了。銀行家竟在園中發鎗二次。

到十年以後法學家鎮靜的坐在桌前。只是誦讀福音書。銀行家很覺着詫異。見他在三四年的光景熟讀了聖哲的書籍六百本。却耗費了一年之久。只是讀這一本淺顯不厚的書。讀過福音書以後便換了宗教史和聖經。

在拘禁最後的二年。囚人誦讀的過多並未曾加以揀選。有時候研究自然科學。有時候要求詩人擺崙和士克斯波爾的著作。還有時候在他的簿冊裏面要求給他同時送來化學和醫術課本小說。哲學和神理的作品。他的誦讀宛似他在海面上破碎的舟船中間漂浮打算援救自巳的生命迅速的把碎船木一一的抓住。

二

老銀行家回憶起來。並且想道。『明日午時他將要得到自由。按照契約我應當給他二百萬。我如果眞給他。那就全糟了。我將要最後的破產。』

十五年以前他並不曉得二百萬如何的鉅大。然而到現在他那裏現金多還是債務多呢。他自己問起來實在可怕。鉅大的錢幣價額的賭博冒險的牟利和投機事業。他在老耄的時代仍然沒有能減去他的事業漸漸的凋零起來。於是這種牢隱的驕傲自矜的富翁一變而爲窮澀的銀行家對於紙幣的漲落永遠是耽驚悚懼。

『討厭的決賭……老翁嗒喪的撫着腦袋說—爲什麼這個人會沒有死呢。他只是四十餘歲。他把我最後的家產拿了去結了婚享受淸福。買賣銀錢的行價。但是我像乞丐一樣嫉恨的看看他。並且每日聽見他口裏說道『我給你些幸福。我來幫助你吧。』不行。這未免過甚了。對於這種破產和淪爲卑賤的唯一救濟方法—此人的死亡。』

鳴過三句鐘了。銀行家悄悄的聽着在房裏都睡去了。只有枯樹在窗外簌簌的響。他竭力的不使作聲。從保險櫃裏把十五年未曾開啓的園門鑰匙取出披上大氅。便從房裏走了出來。

在園內是黑暗而寒冷雨雪交加嚴厲的潮風狂吼的奔馳在園中。把樹枝子搖動。銀行家注目急視。但是無論是土地。白的石人。房舍和樹木都看不見的。他走到房舍建築的地方兩次向守護人喊叫。並沒有人回答。可見是守護人因爲天氣不佳隱匿了。現在或者是眠臥在廚房裏或是花洞裏面。

『如果我有充分的精神。可以達到我的目的。—老翁想道。—那末守護人最先應受嫌疑。』

他在暗地裏摸摸着台階和門戶。直走入廂房的外廳。以後摸索着又走到廊下。並且燃起燭來。這時候萬籟俱寂。在那裏放着一張床榻並沒有被衾。在屋角裏還是黑暗的立着一個鐵爐。在囚人們上的封條仍舊無恙。到蠟燭熄滅了的時候。老翁驚慌的顫抖着往小窗洞裏瞻望。

在囚人的屋裏隱隱的輝煌着蠟燭。他自己坐在桌旁。祇能看見他的脊背頭髮和兩手。在桌上在椅子上和桌旁氈子上都放着張開的書籍。過五分鐘以後。囚人一次也沒有動轉。十五年的監禁教會他靜坐了。銀行家用手指頭去彈窗欞。囚人並沒有動一次來答他的擊敲。那時候銀行家謹慎的把封條扯下。把鑰匙放在鎖頭裏面銹鎖嘩的一聲響。門開了。銀行家靜候着。因爲此時聽見有驚訝的喊叫和步履聲。但是過了兩三分鐘門外寂靜了。他於是走進屋內。

在桌旁坐着一人與尋常人迴不相同。是一副骷髏骨掩着皮膚。帶着長的亂髮和蓬茨的鬍鬚。面色青黃。並且雜有土氣。兩頰陷入。脊骨瘦而且長。他的手支着毛髮森然的腦袋。那樣的削瘦實在令人看着淒涼。他的頭髮已經蒼白了。若是往他的衰老疲弱的面龐上看去。誰也不相信他只是四十歲。他睡去了……在桌子上在他的傾斜的頭前放着一張紙。上面密雜雜的寫着。

『貪酷的人呵。—銀行家想—他睡着一定夢見二百萬元哩。我只是把這半死的人抓起來放在被裏用枕頭輕輕的把他悶死便是極善於檢驗的人也不能尋出陷害的證據來。但是我先念一念他那裏寫了些什麽……銀行家從桌上把紙拿起來念道。

『明日正午我將要得到自由和與人們交際的權利。但是在我脫離此室和得見天日之前。我應當向你說幾句話。按照純潔的良心在能看見我的上帝面前我向你聲明。我輕視自由生活健康和其他在你書裏所謂的世界上的幸福。在這十五年內。我精細的研究了地上的生活。誠然我沒有得見世界和人們但是在你的書裏我飲了美酒。唱了高歌。在林中驅逐了麋鹿。戀愛了巾幗……詩豪的神作所造成的飄灑若雲的美人夤夜裏降臨。向我談些新奇的故事。令我頭醉心麻。在你的書裏我曾走上愛利伯魯和孟伯浪的山頂。

並且看見每日清晨太陽的昇起。晚間用自己的金色光輝照耀着天空。海洋和山巔。我從這裏看見頭上散佈的烏雲閃灼了電光。我看見碧綠的森林。田野。河川。江湖和城郭。我聽見海鷗的歌曲和牧童的笛聲。看見禽鳥的美翅。飛在我的面前叙談……在你的書裏我曾投入無底的澗壑。立了偉業。殺戮。爭城。傳佈新宗教。爭戰些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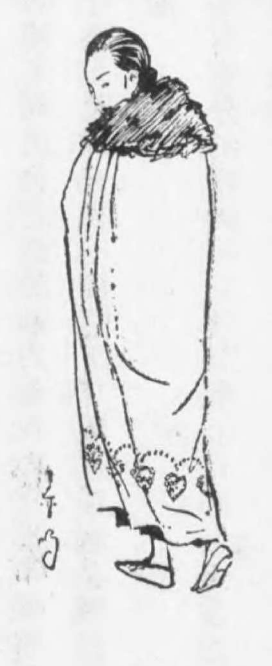
你的書籍給我不少的哲理。凡各世紀造成的永無消滅的人類思想。都屈伏在我的頭顱裏面。我曉得我較你們聰敏的。我輕視你的書籍。輕視世界上的幸福和哲理。這都是些微末腐舊卑汚和虛僞。不啻是海市蜃樓。

任你們去驕傲。伶俐和美麗吧。但是像地老鼠一樣總不免被死亡把你們從地面上掃了下去。但是你們的後裔的歷史和英豪的榮譽將與地球共放光明理。你們朦瞳了。你們走的不在軌道之上。狂謬你們以爲正義。醜陋你們以爲優美。若是因爲別種原因在蘋果樹和桃樹上忽然長出來蛤蟆和蜈蚣。或者玫瑰花變了馬糞的氣味。你們一定很驚訝的。我很奇怪你們拿天當作地。不願意明瞭你們。爲是證明我蔑視你們的生活。我拒絕不受昔日幻想如天堂一般的二百萬元。我現在是看不起的。爲是喪失這種權利。我在期滿五點鐘以前從此逃隱了。於是我便違反了契約』

銀行家讀完了這一篇。把紙放在桌子上。向這奇怪的人接了吻哭泣着便從屋裏走了出來。無論在什麽時候。便是在錢幣價格賭輸了的時候。從沒有像這樣的懊喪。回到家來臥在被衾裏但是慌亂和哭泣總沒有令他眠睡……

第二天清晨守護人慌忙的跑來述說。他們看見在廟房裏居住的人從窗洞爬到園子裏走到大門前便隱匿了。銀行家即刻便同僕役們走入廟房裏查看已的囚人的逃逸。爲是免去外間的議論紛紜。他將那張引退的遺言從桌上拿起來帶回去鎖在保險櫃裏了。

（完）





「巴黎一婦人」評

心冷

"A WOMAN OF PARIS"

▲卻利卓別令導演之成功

自歐美電影輸入中國以來。日形發達。而觀者對銀幕人物。殆無不知有卓別令其人者。卓氏平日以演滑稽劇爲人所稱。一舉手一投足。觀者無不胡盧。而論者乃以滑稽大王譽卓氏。蓋卓氏以哲學的理想。寓勸懲評騭於滑稽動作之中。其入人之深。刻無與比倫。故吾人雖觀卓氏之滑稽動作而狂笑。但其背面實包含幾許生活的悲哀。苟加深思。則知卓氏之用心良苦。而其一動一作。蓋皆含有至理。非徒以胡鬧引人發噱也。

卓比既以喜劇見稱於時。而氏尤引爲未足。更進而編劇而導演。最近上海大戲院所演之「巴黎一婦人」即氏第一次導演之出品。吾人觀後。不得不佩卓氏之天才。與夫氏之成功。爰爲介紹評述。以公同好。且片中長處。尤足供吾國影戲界之取法。故不憚煩瑣。紀之如左。

是劇劇情。述一法蘭西鄉女曼麗 Marie St. Clair 少孤。倚養父爲生。與同里金米勒 John Millet 善。兩情融洽。歡娛無間。惟女爲父所禁。行動每受拘束。某晚女正凭窗。金亦來訪。以門扃不得出。遂越窗潛出。相將而去。及歸。則門窗俱已下鍵。不得入。方徘徊間。女父秉燭出。語曼麗曰。若人當爲爾安置寢所。可毋容歸。言畢。闔門而入。金乃挾女歸。將謀諸母而爲曼麗處。乃金父亦頑固者流。亦不准稍事逗留。金憤而出。攜女同赴車站。湍赴巴黎。抵站。以時尙早。金歸取衣服。金抵家。毋授以鈔幣數紙。蓋金父所與。且父亦雅不欲面金。老人性拙。餘怒猶未息也。母語金。謂爾遠行。當別爾父。金擶入室。則見父頓臥。蓋已氣絕。當急電召醫生。時車已蒞站。曼麗見金猶遲遲未來。即以電話相促。金未及數語。因醫生叩門。而置聽筒啓關。女屢呼不應。疑金心變。遂憤而獨赴巴黎。自此流連忘返。且以識富紳潘利利佛爾 Pierre Revel 故。起居亦日趨豪侈。珠光寶氣。環繞一身。即對女子。亦以一時好惡爲取舍。所謂眞正情愛。蓋非潘所知也。曼麗有女友飛飛 Fifi 寶莉 Paulette 時相過從。一日飛飛招曼麗赴宴。曼麗既往。誤入隔室。室爲畫師所居。陳設簡陋。處境清貧。畫師見女。不勝驚愕。女見畫師。似曾相識。相視有頃。始相譚笑。蓋畫師即女舊友金米勒也。自是遂相過從。女且倩金爲繪一像。金亦頷之。及期。女御銀光之裳。頂鶴羽之冠。翩翩若神仙中人。金與女約。非畫竣不得啓視。數日畫竟。女展幕凝視。則所畫非靚裝之影。乃昔日鄉間粗服時之神態也。女以詰金。金曰。吾腦中所印。惟君昔日之印象耳。女爲黯然。久之。金向女求婚。女亦有允意。且因此疏潘利。潘泰然處之。詎金母以曼麗奢侈性成。難甘淡泊。力阻其事。金固孝子。因詭言不婚曼麗。以慰老人。是時適曼麗來訪金。聞言。不歡而去。金雖追蹤而出。欲有所辯白。而女已登車疾駛而去。自是金深夜徘徊曼麗居宅左右。希得一剖衷懷。不果。於是遂挾短鏡。候潘利與曼

麗间出時。將死之以洩恨。惟以愛女故。逡巡不決。時女以不慊于金。復親潘利。相將入酒館。籍以消遣。金時尾潘車行。亦入酒館。授侍者以小柬。屬投曼麗。書云吾惟求君與吾爲最後之一面。侍者既遞書曼麗。爲潘利索閱。囑侍者招金入、並令與曼麗駢肩坐。語時屢加嘲笑。金無可忍。則揮拳擊潘利。侍者羣起擁金出、金至此悲憤交集。卽出手槍自殺。槍聲既發。羣相驚愕、趨視則金已受創身死。官警舁屍返寓。金母撫屍大慟、念茲禍必因彼女所致。因袖槍立赴女宅。至則傭婦答謂已赴晝室。金母遄返。則曼麗正痛哭失聲。匍匐屍旁。金母見狀。亦惟飲泣。從此曼麗厭棄繁華。願居淡泊。移居小村。助金母撫育敎會兒童。融融洩洩。若有至樂。一日偶在鄉間購取牛乳。適逢潘利乘車疾馳而過。覿面不相見。情緣竟絕矣。

劇中函義。最初寫家長拘束兒女婚姻自由。足使青年因刺激而軼出軌範。示吾人以家庭專制之病毒。次寫青年女子。因貪榮華、投身交際社會。雖恃一時美譽。而終難免爲儇薄男子之玩具。反面對於貧寒男子雖有純潔之愛。不得伸展。終至出於自殺之一途。兩相輝映。感人尤得。至于表演方面。則此劇完全以冷雋取勝。而其感人之力。遂亦潛移默化。於無意中沁人心胸。

飾曼麗者爲 Edna Purviance 最初鄉居時。抑鬱幽怨。刻劃入微。受都市中之奢侈生活後。舉止行動。則又完全更換。儼然一蕩佚無羈之婦人。入後助金母敎育兒童。則活潑慈祥。又一洗驕侈之行爲。成爲一可愛之女師。處境幾經更易。而表情亦各不相同。能於劇情能深加體貼者。飾金米勒者爲 Carl Miller 描摹純潔高尚之男子。頗爲得體。充畫師後爲女寫照時之神情。與夫語女時之飄刺。誑母時之無可奈何。懷槍謀刺時之逡巡。爲潘利輕侮時之憤激。均能一一作深刻的表演。不可謂非能手。飾潘利利佛爾者爲 Adolphe Menjou。表演富紳之傲慢無情。笑裏藏刀。足以激起觀者憤怒之心理。苟非藝術深邃。又何克臻此。他若飾飛飛之 Betty Morrissey 專愛搬動嘴舌。幾無一刻甯靜。亦酷類一般好動的女子。飾金母之 Lydia Knott 深合慈母愛子之身分。卽其餘演員。亦都能克盡厥職。故鬆懈處乃不多見。

是劇說明簡潔。著墨不多。蓋演員動作。既使觀者了解便利。無需多加說明。如曼麗居養父家。曼麗倚樓窗黯然凝言。鬱鬱無歡、養父上樓。扃其寢室之門。繼知曼麗越窗。則復扃其窗。此種行動。卽可表示養父對於曼麗之處處拘束。而兩人感情之水火。亦可逆知。又如曼麗任站久候舍米勒不至。而車已到站。惟幕上並不現火車。吾人僅見曼麗立處地上。現無數玻窗光影。閃爍而過。此種佈景亦可謂別開生面。曼麗既疑金米勒心變。乃獨赴巴黎。投身交際社會。而劇中僅於曼麗候車不至後。緊接在巴黎舉動驕侈情形。說者謂不將如何投身交際社會攝演。爲憾。殊不知此種事實。吾人揣想可得。苟一一攝演。不僅不經濟。且亦無甚深意。不過徒以熱鬧狂蕩。使觀者目迷神眩耳。又如飛飛招曼麗赴宴之時。所謂宴會者。男女雜沓。謔浪恣肆。跳舞既終。男子負一女子出。身纏素帛。植立台上。男子解其帛。纏之自身。旋舞室中。素帛殆盡。此時室中男女。咸注目於台上女子之一方。但卓氏故弄狡獪。僅攝其他男女。而不攝台上之女子。其時座中有女子掩其所歡雙目不令凝視者。有男子忘形匍匐向前爲情人曳回者。蕩魄銷魂。窮極形相。蓋此時台上女子已赤裸裸不掛一絲。惟此種景象。未嘗直接映入觀衆眼簾。非加思索。莫知玄妙。如是佈置趣味遂較率直描寫者更進一層。而卓氏導演天才之巧妙。亦於此可見。又如曼麗在巴黎既見金米勒。金復訪之于粧閣時。傭婦啓屜取巾。誤落一男子

硬領于地。金見此物。爲之愕然。即此戔戔一物。即足表示曼麗在巴黎生活狀況。固不必由曼麗聲說。或由金米勒詢問。即可知之。其思想之輕靈跳脫。又非常人所能及也。金米勒復向曼麗求婚。曼麗亦露允意。從此對潘利漸形冷淡，而潘利則毫不介意。且出其平日玩弄婦人之伎倆。加曼麗以輕蔑之微笑。潘撫弄曼麗項珠，曼麗怒而擲之窗外。然不旋踵間又復不能捨棄重價珍寶。見棄物爲人所拾。焦急至再。無可奈何。狂奔而出追得拾珠人。索還原物。此種情形，描摹女子既爲虛榮金錢所誘惑。雖以眞愛動之于一時。而彼姝心頭。固仍難舍富貴而就淸貧，一般女子，爲卓氏罵盡矣。曼麗既得珠還，而繡履已敝。即此小節。亦示普天下女子以南針。謂苟不舍棄虛榮，則結果亦徒使名譽破壞。價值等於敝屣，吾人覩此。不禁深佩卓氏之苦心。而爲愛慕虛榮女子一哭也。又如金米勒既失愛于曼麗，遂懷死志，此時幕上僅攝金之背形。桌子置槍子多粒。金則一一取納。其爲裝置槍中。不言可喻。迨金母推門而入。金立趨出。神色泰然。于此可知金之殺人或自殺。俱不忍使老母聞知。事實雖不奇特。而涵意乃哀痛無倫。且此劇結果。金米勒死。曼麗鄉居。一洗美國影片團圓結束之習。最後潘利車過鄉間與曼麗所乘車相遇。但一瞥即過，背道而馳，於此示曼麗與潘利之情緣斷絕。各自西東。亦殊超脫，

綜之吾人觀卓氏初次導演之出品。在在使人滿意。其成績不在葛雷菲士般格蘭姆之下。而其劇中本意。針砭現今社會之頹敗。亦能與人以明顯之鏡鑒。故吾謂「巴黎一婦人」一片。不僅爲卓別令氏所貢獻於社會之珍品抑亦卓氏之成功也。

名人錄



蔡元培

蔡元培字鶴卿別號孑民。五十八歲。浙江紹興人。家世業商。幼孤。從叔父讀。十七歲補諸生。應試聯捷。光緒壬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委身新教育歷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上海南洋公學教授。上海中國教育會會長。創設愛國學社。以提倡民權之說。繫於學子。在滬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運動。光緒三十一年回京。任譯學館教員。三十三年留學德國入來比錫大學。辛亥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孫中山辭總統。派氏赴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既而政府定都北京。唐紹儀組閣任爲教育總長。不就。復赴德留學。二年夏以宋案歸國。再赴法國。組華法教育會。五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改定大學制。於校務多所興革七年。兼任國史館館長。九年北京學生因外交問題而起五四運動。氏實有力焉。十二年北京國立學校以經費缺乏屢起學潮氏以疲於對政府周旋。請假出國。赴德研究學術。法里昂大學以其提倡中法教育有功。贈以名譽博士學位。著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諸書。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中山先生逝世之哀感	一	七	且直。此	且值。此
	一	八	過渡之深。	過渡之際。
	一	十	不形。	不料。
孫中山之生前與死後	七上	一	粵挂。	粵桂。
	七上	十七	曾箸。	曾著。
	八上	十一	因。有	固。有
	八上	廿三	知。將	玆。將
	九中	二	十三年五口。	十三年五月。
	九下	十七	此屬。	此囑。
	十	邊題	。與死後	與死後
	十上	六	廳。警	警。廳
孫中山之軼事	十五	一	之。命	亡。命
	十八上	十二	便利非當。	便利非常。
	十八上	十九	一班。	一斑。
	十八下	七	舉事時事。	舉事時
	十八下	廿一	熟。知	孰。知
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之變遷	廿三下	三	審判官由。須爲	審判官須爲
薩鎮冰軼話	廿七下	十四	出舍。如數	出金。如數
	廿七下	十五	稱之爲爲。	稱之爲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卅一下	二	實方	實力。
	卅一下	五	辭戰	辭職。
曲譜	三一下	十	許崇崇。	許崇智。
	三二上	七	東窗。	東牆。
			香玉紗囊	香玉紫。紗囊
		十	官言。	官高。
	下	五	汪。都	江。都
	三三上	七	此。免	亦。免
	下	十一	警世的。	警世者。
			肅。清紅。引	帶。清江。引
		十二	外化。	外紀
		十六	奏。波	奔。波
白香詞介	四十下	十一	猂旣。	猂玩。
		十四	杌隍。	杌隍。



學藝雜誌第六卷第五號

康德誕生二百年紀念號目錄